

木偶歷險記目錄

| | | |
|------|-------------------|----|
| 第一章 | 安徒尼在店裏找得一塊會說話的木頭 | 一 |
| 第二章 | 安徒尼送會說話的木頭給傑別特 | 三 |
| 第三章 | 不肖的木偶害傑別特坐牢 | 四 |
| 第四章 | 比歐契殺死了饒舌的蟋蟀 | 七 |
| 第五章 | 比歐契炒蛋不成送走了小雞 | 九 |
| 第六章 | 比歐契熟睡燒壞了腳 | 一〇 |
| 第七章 | 傑別特回到家裏給三片梨子木偶吃 | 一二 |
| 第八章 | 比歐契有了新腳和初級讀本預想上學去 | 一五 |
| 第九章 | 比歐契賣掉初級讀本去看傀儡戲 | 一七 |
| 第十章 | 比歐契看戲遇難 | 一九 |
| 第十一章 | 比歐契義勇救哈利興 | 二一 |
| 第十二章 | 木偶受了狐狸與貓的騙 | 二四 |
| 第十三章 | 比歐契做發財夢誤入歧途 | 二八 |
| 第十四章 | 木偶不聽蟋蟀的話被匪徒追捕 | 三二 |
| 第十五章 | 比歐契被強盜吊在橡樹上 | 三四 |

| | | |
|-------|-----------------|----|
| 第十六章 | 藍髮仙女救了比歐契 | 三六 |
| 第十七章 | 木偶扯謊鼻子變長 | 三八 |
| 第十八章 | 木偶第二次被狐狸和貓騙 | 四四 |
| 第十九章 | 比歐契在愚人城進了監獄 | 四七 |
| 第二十章 | 比歐契在路上遇見巨蟒 | 五〇 |
| 第二十一章 | 木偶當了一夜守夜狗 | 五二 |
| 第二十二章 | 比歐契捕獲強盜有功得恢復自由 | 五四 |
| 第二十三章 | 木偶痛悼仙女，大鵬鳥帶他到海濱 | 五七 |
| 第二十四章 | 木偶救父失敗，重逢仙女 | 六一 |
| 第二十五章 | 仙女說服了比歐契 | 六五 |
| 第二十六章 | 比歐契進學校唸書 | 六八 |
| 第二十七章 | 木偶在海濱打傷希章被捕 | 七〇 |
| 第二十八章 | 青色的漁人捉住比歐契 | 七五 |
| 第二十九章 | 木偶脫離災難重返仙女家 | 七九 |
| 第三十章 | 盛會前木偶離家，和燈心往遊戲國 | 八五 |
| 第三十一章 | 比歐契在遊戲國裏樂極生悲 | 九〇 |
| 第三十二章 | 比歐契和燈心變成了驢子 | 九五 |

| | | |
|-------|---------------------|-----|
| 第三十三章 | 木偶在馬戲班，表演跳舞，失敗受傷…… | 一〇〇 |
| 第三十四章 | 比歐契在鯨魚肚裏找見爸爸…… | 一〇四 |
| 第三十五章 | 木偶奮勇救父脫離苦海…… | 一〇九 |
| 第三十六章 | 歷盡艱險，苦盡甘來，新生活正在開始…… | 一一三 |

前記

在兒童文學中，直到現在為止，本書仍算是極有價值的一本。它不單是有離奇的故事，並且深刻地描寫了兒童天賦的內心的情緒。以好玩，好奇，好勝的變動，吸引住讀者的興趣。看過書中主人翁比歐契，經過疊連的災患之後；讀者們也已認清，自己應該怎樣做，方能走上正途。

作者柯洛蒂（Colodi）原名卡杜。露蘭斯尼（Carlo Lorenzini 1825—1890）是意大利的作家，做過新聞報紙的編輯。他死後，他的姪兒曾模仿他所寫木偶的故事，寫了一本木偶遊海記。

本書的中譯本，似已有好兩種了。然一本傑出的作品，儘管有幾種譯本，同時流行；但在讀者之前，各各優劣，與不同之處，自能鑑別。我是想把譯文寫得簡單淺顯一點，目的在供年紀較輕的讀者看；然我的目的能否達到，我還是沒有把握的。

本書之譯成，得徐蔚南先生的指導與鼓勵殊多，特此致謝！

一九四七·二·四·於上海國立復旦大學石碕記

第一章 安徒尼在店裏找得一塊會說話的木頭

從前有——

「有一個皇帝？」小讀者一定會立刻接着說。

不，小朋友，你說錯了。從前有一塊木頭，——像木場裏普通的木頭，可作燃料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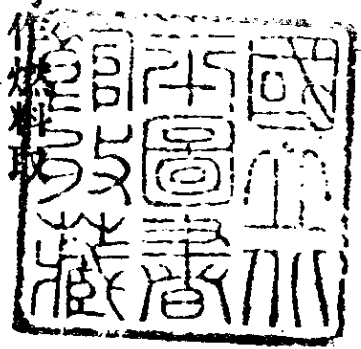
暖，並不特別貴重。
天氣晴朗的一日，一個伐木的老頭兒，正在他的店子裏，找尋一塊木頭。他叫做安徒尼，但是別人都叫他做櫻桃先生，因為他的鼻尖上有一個紫色的斑點，活像一個成熟的櫻桃。

櫻桃先生很快便找到了這塊木頭，他高興地擦着手，自言自語的說：「我拿它做一隻桌子的腳，是很合適的了。」

他說後便做，拿了一把利斧，修這塊木頭；但是當他正要劈下的時候，他舉起的手突然停在空中，因為他聽見一聲微弱的聲音說：「不要這大力的劈呵！」

你想，這和藹的櫻桃老先生，是多麼的驚訝呢？他迷惑地轉動眼睛，窺視房間四週；看看這微弱的叫聲，從那裏來。可是他看不見什麼。長凳子下面，和盛木屑刨花的筐子裏，都沒有有人；碗櫥的門是關着。他開了房門到屋外看，也不見有一個人。那爲什麼呢？

「我明白了，」他說，笑着摸摸他的假髮，「這微弱的聲音，只是我想像出來吧了」



，還是開始工作吧。」

他拿起了斧頭，劈了一小片。

「呵！你要傷害我啦！」微弱的聲音復苦楚地叫着。

櫻桃先生嚇呆了，眼睛睜得幾乎突出來，嘴也張得很大，伸着舌頭。樣子活像一個噴水泉上怪女神的頭。

他怕得一時不能說話，過了一會兒才說：「這是從那裏來的聲音呢？房間裏沒有人，難道這木頭會學人說話嗎？我不相信，這只是一塊用做煮豆燃料的平常的木頭。否則，那又會怎樣呢？難道有人藏在裏面嗎？若真的話，那太對不住他了，我要小心處理他。」他如此說了，握着這塊可憐的木頭，向牆壁敲。

他停下手傾聽，聽聽有否怨聲。他等了兩分鐘，不聽見什麼，過了五分鐘，一直過了十分鐘，也沒有聲音。

「我明白了，」他說，勉強地笑，揉一揉他的假髮，「這喊聲是我幻想的，還是工作下去爲好。」他仍有點兒駭怕，所以他唱起歌來壯膽。

現在他不用斧去劈了，拿了一把鉋，打算刨乾淨這塊木頭；但是剛想一刨，又聽見了微弱的聲音，像哭着說：「放手！你要刨傷我的皮膚了。」

可憐的櫻桃先生，被嚇得像中彈一樣倒下來。當他睜開眼睛，已看見自己坐在地；而露驚愕，那常是紫色的鼻端，也因受驚，變成藍色了。

第二章 安徒尼送會說話的木頭給傑別特

這時，有人在外面敲門。「進來，」櫻桃先生說，他還是沒有氣力站起身。一個活潑的老人傑別特進來了。

「早晨好，安徒尼先生。」傑別特接着說，「你爲什麼坐在地上？」

「我教螞蟻學習寫字，……你有什麼事嗎？傑別特老兄！」

「我有事懇求你，安徒尼先生。」

我在這裏，當然爲你效勞！」櫻桃先生爬起來一面說。

「今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請講給我聽。」

「我想做一個精巧的木偶，要做得非常好的，會舞蹈、走路、和跳躍。帶着木偶，我希望靠它糊口，週遊世界。」

「這個麼，傑別特老兄，我怎能替你辦得到呢？」

「我只要一塊木頭，你能送給我嗎？」

安徒尼先生聽了，很高興地拿起這塊使他受驚的木頭，送給他。但是當他正要交給傑別特的時候，這塊木頭迅速地從他的手上跳下來，打着傑別特的脛骨。

「嗒！你真講禮儀，你是這樣送法嗎？老實說，安徒尼先生，你幾乎打跛我的腳

了！」

「我向你賭咒，這不是我丟下打你的。」

「當然是你！」

「我沒有這樣狠心，這都是怪這塊木頭。」

「真是這樣？」

「正是！」

傑別特拾起了這塊木頭，謝過了安徒尼先生，走出屋外，一路跛着回去。

第二章 不肖的木偶害傑別特坐牢

傑別特的家，是在樓下的一個小房間，陽光從樓梯下的窗子射進來。家具是最簡單不過了，——一個壞了的椅子，一張木床，和一個拆毀了的桌子。房間的另一邊，有一個燒着火的壁爐，可是這是畫成的；爐子四週也畫上如雲霧般的蒸汽，好像真的一樣。

傑別特一回到家裏，便動手做木偶，「我要給木偶一個什麼名字呢？」他對自己說，「我想，叫他做比歐契吧；這名字可以給他帶來好運氣，我曾認識有一個家庭，一家人都叫比歐契；父親叫比歐契，母親叫比歐契，連他們的孩子也叫小比歐契。他們的生

活過得很好，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他替木偶命了名，便依自己主意工作。很快削好了額頭，再彫頭髮和眼睛；眼睛剛

做好，他便看見木眼，圓溜溜的轉動，凝視着他。這使他多驚奇喲！他對木頭說：「爲什麼老盯住我，木頭眼睛？」

沒有回答。

他再彫鼻子，但是這鼻子開始長起來，長着，長着，直至變成了一個大鼻子。傑別特想制止它，然他削得越多，那鹵莽的鼻子長得越長。

現在他彫嘴吧，這工作很不易完成，因爲未完工的嘴吧，已經在笑和唱了。「不要再笑，」傑別特惱怒地說。但是他的話一點效力都沒有。「停止笑呵！我告訴你，」他再大聲的說，木偶向他做了一個鬼臉。

傑別特假裝沒有看見這頑皮的樣子。仍繼續工作，做好了嘴吧，隨着削下頷，頸，肩，身體，臂和手。

做到手時也很難完工，傑別特覺得他的假髮被拖離開了，他很快轉過身來。你猜，他這時看見什麼呢？——他黃色的假髮，已握在木偶的手上了！「比歐契！快些把假髮還給我，」老人說。但是比歐契反將假髮戴在自己的頭上，弄得歪歪斜斜的樣子。

這種不服從的事情，傑別特生平尚未遇到過，所以他覺得很苦惱，對比歐契說：「壞孩子！你還沒有做成功，便這樣對你父親不敬，壞，壞小鬼！」他哭出眼淚來。

現在只剩做腿和腳，兩隻腳將近做成，便踢了可憐的傑別特了。「這總是我的罪過，」他自歎着，「早知如此，今悔之晚矣！」他抱了木偶在手上，然後放他在地上學走

。比歐契的行動，雙腿起初像睡了一般的，不靈活。傑別特領他在房子四週走了一些時候，教他先舉起一隻腳放在另一隻之前，這樣他伸好了，比歐契便走起來，而且在房子四週跑步。他看見門開着，便跑到街上，到處亂撞。

可憐的傑別特匆促地追上去，也不能捉到他。比歐契飛跑得像兔子，他的木脚像二十雙小木鞋，響在馬路上。

「捉住他！捉住他！」傑別特拚命地叫。但是街上的人，看見這木偶跑得像兔子般快，大家都停下來看熱鬧，哄然大笑不止，真難形容他們那歡樂的情形。

後來，僥倖有一個兵士出來，他聽見急密的跑步聲，以為是一匹小雄馬逃脫了。他站到馬路中央，決意捉住這逃犯。比歐契看見兵士站在路中，試想從他兩腿間跑過去，但是他不能，兵士一轉便捉住木偶的鼻子，（這鼻子非常惹人發笑，不大不小恰被兵士捉牢，）交還傑別特，他想扭他的耳朵懲罰他，可是找不見。你知道爲什麼呢？因比歐契是匆匆做成，還沒有彫琢耳朵哩！

傑別特握着他的頸，領回家去，邊行邊說：「回去後，我必定處罰你！」

比歐契受此恐嚇，仆在地上不動。這時候好奇的人，和一些悠閒的人都圍繞着他們看，最初有人說，「他不回去是對的，誰知道傑別特要怎樣打他呢？」另一個故意地說，「傑別特是一個仁慈的人，但是他對兒童是一個暴君。他會打死木偶的。」

大家哄鬧着，於是兵士給他恢復了自由，把老人關起來，老人想不出話爲自己辯護

，他走進監獄時吶吶地說：「不肖的兒喲！早知這樣，我何苦來做這精靈的木偶呢！」
這故事到後來，有什麼新的發展，你很難想像，那麼，請你讀下一章。

第四章 比歐契殺死了饒舌的蟋蟀

小朋友，我告訴你，那可憐的老人傑別特，被監禁起來了，無賴的比歐契反得自由逃跑。他跑捷徑回家，急速的躍過土墩，籬笆荆棘，和溝渠的水，跑得像一隻被獵人追捕的兔或鹿兒。

他回到門口，通街的一邊門閃着，他推開門進去，關上了門。倒在地板上，樂極而歎。

快樂一瞬即逝，他聽見有一些聲音在房間裏叫——「啞咯，啞咯！」

「誰對我講話喲？」比歐契駭怕地說。

「是我，」

比歐契窺望週圍，看見了一隻大蟋蟀，慢慢地爬在牆壁上。

「告訴我，蟋蟀，你是誰？」

「我就是蟋蟀，我在這房間裏已住上百多年了。」

「今天，無論如何，這房間是我的了，」木偶說，「假使你要和我打交涉，你快些滾吧！」

「我不能，」蟋蟀說，「因為我離開了這裏，就沒有人告訴你真實的話了。」

「那麼你說了再滾開吧！」

「誰叛逆了他的父親，災禍便降於誰；誰愚妄地離開了他們的家，他們在世上永不順遂，遲早他們要痛悔他們的作爲。」

「小蟋蟀，你歡喜瞎吹便瞎吹吧；明天天一亮，我便要走了。因為若我獸在家裏，我會被逼着學別的孩子一樣要上學啦，唸書啦，和做別的許多事情。喂！我告訴你一個祕密，我是毫無興趣唸書呢。我愛玩耍和追逐蝴蝶，爬上樹去捉巢裏的小鳥兒玩。」

「小蠢蟲！你不知道若這樣做，你將變成一頭笨驢，爲別人所嘲笑嗎？」

「小蟋蟀，你真蠢呀！」比歐契叫着。

然而，這蟋蟀是一個有耐心的哲學家，並不惱怒他的無禮，仍繼續用柔和的聲調說，「假使你既不願上學，爲何不學一門手藝，以便自食其力呢？」

「你希望告訴我這些嗎？」比歐契答道，他已經不能忍耐了，「在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只有一樣合我的天性。」

「那是什麼呢？」

「就是吃，喝，睡，和自尋快樂。從早到晚，過着安逸的生活。」

「誰是這樣生活，」蟋蟀鎮靜如常地說，「總會死於醫院或監獄裏。」

「當心點，蟋蟀，當心點！假使你是這樣，我會義憤起來憐恤你的。」

「可憐的比歐契！這倒是我憐恤你了。」

「爲什麼我倒要來憐恤？」

「因爲你是木偶，而且是一個更壞的木偶，你祇有一個木製的頭。」

這話使比歐契大怒跳起來，在長凳上拿了一個鎚子，擲向蟋蟀去。

他這樣做或者不是出自故意，可是這鎚子剛不幸的擲中蟋蟀的頭，被殺死了。

第五章 比歐契炒蛋不成送走了小鷄

天已經夜了，比歐契想起他還未吃過東西，覺得胃裏在攪擾，漸漸食慾發作，幾分鐘後，變得像一隻饑餓的狼似的。

可憐的比歐契立刻走到火爐前面，他試看那裏燒的一鍋水。但是他發現了這只是一幅圖畫。他一駭怕，鼻子便開始長起來。他在房子四週走，亂翻抽屜，箱篋和隱蔽的角落，想找尋一片麪包，——縱然是很小的一片也好，或者是一片硬殼，一塊饃狗的骨頭，一點稀粥，一條魚骨，一個櫻桃核。但事實上，一樣都沒有。

他餓得發慌，除了打呵欠外，別無辦法。他猛力地打呵欠，幾使打開的嘴角碰到了耳朵，他覺得暈眩了，失望地哭起來，他說：「饒舌的蟋蟀是對的，我頑皮逃走了，背棄了爸爸，若我的爸爸在這裏，我不會挨餓得要死。唉！這是多可怕的報應啊！」

忽然間他髣髴看見了一些東西在廢物堆上，很像是一隻鷄蛋。他只要一跳，便可以

要得到了。

我無法形容這木偶的狂喜，這只有他自己知道。他驚奇得如在夢中，捧雞蛋在手裏，摸它，吻它。吻着雞蛋說：「現在，我怎樣來煮呢？做炒蛋嗎？不，來一個芙蓉蛋吧；或者是煎蛋，不是更有味嗎？不然，不用煮，拿來生吃好吧，不，要煮熟才有味。」說時慢做時快，他弄掉剩在鍋子上的東西，在鍋面上，他放了一些水代替生油或奶油。水面冒出了汽，——拍的一聲，他打破了蛋殼傾在冒煙的鍋上。他正在傾倒蛋黃時，一隻小鷄跑出來，非常靈活有禮地，溫柔鞠躬地說：「多謝你，比歐契先生，你免得我要費力啄破蛋殼。再會——代我致意你府上。」

小鷄這樣說了，張開翅膀飛出窗外，一會兒便不見了。

可憐的木偶，呆立不動，目瞪口呆，只有雞蛋殼留在他的手裏。他清醒過來，尖銳地哭，絕望地跺着腳叫：「呵，對的！饒舌的蟋蟀，你是對的。倘若我不逃走，我的爸爸在這裏，我不會餓得要死，饑餓是多可怕！」

他比剛才更舒服了，他不知怎樣做好，他想跑出去到小隣鎮上，希望找到一個慈善的人，可以給他一點麪包。

第六章 比歐契熟睡燒壞了腳

這是一個恐怖的晚上，天際雷聲轟轟，電光閃閃；狂風呼嘯，刮起陣陣飛塵。

比歐契駭怕雷聲和電光，但是他害怕飢餓比雷電更慘。從野外跳了幾百步，喘着氣回到鎮上。因受驚和餓着肚皮，使他變得沮喪衰弱了。市鎮在寂寞的漆黑中，商店都關了門，住家的門窗也關閉了；街上甚至連一隻狗也沒有，一切都像寂寞得死去了。

比歐契失望地竭力按着一家住戶的門鈴，他對自己說：「有一個人要進去！」不久有一個戴着睡帽的老頭子，凶暴地出現在窗口喊道：「在這樣的時候，你要什麼？」

「你願意給我一片麪包嗎？」

「滾開！」那老頭子回答道。他像對付着一個隨時去按門鈴的，在午夜裏打擾人家的野孩子。

可憐的比歐契只得回到家裏，餓得倦極了，沒有氣力站立，倒在一張椅子裏。他的脚放在燃着餘燼的爐子上，睡入夢中。但是熟睡時，那攔在火爐上的木脚，慢慢燒成灰了。他酣睡得毫無所覺，好似那對脚不是屬於他的。

第二天早上，他被外面敲門聲驚醒起來。

「誰呵？」他問道，打着呵欠，揉揉眼睛。

「是我，」一個聲音回答。

這正是傑別特的聲音。

第七章 傑別特回到家裏給三片梨子木偶吃

可憐的比歐契還未全醒，不注意到他的腳已燒掉了。他從椅上跳下來預備去開門。掙扎了幾次，便仆跌到地板上，跌下地板的聲音，響震五層樓。

「開門，傑別特在外面叫。」

「我不能去呵，父親，」木偶回答道，在地板上滾來滾去哭喊。

「爲什麼？」

「我的腳被東西咬掉了。」

「誰咬的？」

「是貓咬！」比歐契說着，看見一隻貓咬着一塊木頭說。

「我叫你開門呵。」傑別特重復說；「再不來，我進來了一定要鞭子打你。」

「我不能站起來，相信我，喲，可憐，可憐我吧！我將要只能一輩子用膝頭走路了。」

傑別特以爲這些啼啼哭哭，到頭來只是欺騙他的詭計。所以他爬上屋子一邊，從窗口進來。

當初他很憤怒，但是他看見比歐契的確是沒有了腳躺在地板上，他覺得難過起來。慈愛地抱起他，嗚咽着說：

「親愛的比歐契呀！你是怎樣的燒去了你的腳啣？」

「我不知道，爸爸：這黑夜太可怕了，雷叫電閃使我多駭怕，我想逃走。那饒舌的蟋蟀對我說：『這是應得的報應，你的惡作劇應有此下場。』我對他說，『當心點，蟋蟀。』他便罵我說，『你是木偶，只有一個木做的頭。』我拿起鎚子擲他，把他殺死了。後來我拿鍋子想煮一隻雞蛋，正當我擊破蛋殼，一隻小雞從蛋殼裏飛出來，對我說，『再會吧，孩子。』這時我餓極了，跑到一家人家的門口，按門鈴求一些施捨，一個戴睡帽的老頭子，在窗說了一聲便走開了。這是對待一個孩子的好方法嗎？我馬上回到家裏，倒在椅子上，放我的腳在火爐上，睡着了。現在你回來發見了我兩隻腳全壞了。但是，我仍很餓呢！』說着唏唏地哭了。

比歐契哭得那樣大聲，數里外也聽聞。

傑別特聽他說了這悲慘的遭遇，只擔心着木偶餓得要死。立刻打開了袋子拿出三片梨，給木偶說，「這三片梨是作我早餐吃的，但是我很願意給你。吃吧，這是對你好好的。」

「如果你願意給我吃，請你幫我削去皮。」

「要削皮？」傑別特大驚地說，「你實在難服侍，小壞蛋！在這世界上小孩子，別人給他的什麼就得吃什麼的。」

「不錯，」比歐契說，「除非是梨，我不吃別的水果，我不能連皮吃啊！」

和愛的傑別特從袋裏拿出一把小刀，忍耐地削着三片梨子的皮，放在桌子的一角。比歐契兩口便吃完了第一片梨，把梨心丟掉。傑別特抱他在手裏，對他說，「不要把梨心丟掉，每一樣東西在世界都有用處的。」

「但我不吃梨心。」木偶叫着，扭動得像一條小蛇。

「好吧！」傑別特並不動怒說。

結果三片梨心都丟在檯角和梨皮在一起。

剛剛吃完，也許說剛剛吞完三片梨，來得更確實些。比歐契打了一個大呵欠說，「我還是餓呀！」

「可是，我的孩子，我已經沒有什麼東西給你了。」

「沒有，真的嗎？」

「沒有，除了這梨子的皮和心。」

「喲！好，」比歐契說，「假使再沒有什麼吃，那麼我要吃梨子的皮了。」

他自願的吃了，起初他皺着嘴，但吃到第二片便不嫌惡了。隨着他吃了梨心。他把所有的都吃完，小胃裏飽了，拍着手說，「現在我覺得好些囉！」

「好吧。」傑別特說，「我告訴你，你不應慣於苛求。我親愛的孩子，生長在這世界上，應當準備吃得苦的。」

第八章 比歐契有了新腳和初級讀本預想上學去

木偶吃飽了，他又開始抱怨叫苦，他希望有一對新的腳。傑別特爲要責備他淘氣，讓他叫了半天，於是他說：「爲什麼我要替你做一對新的腳呢？你是要再逃走嗎？」

「我答應你，」木偶嗚咽着說，「從此以後我要做一個好孩子。」

「像別的孩子一般，」傑別特說，「他們應該求進取。」

「我應允你，我願意進學校，我願意學習，爲別人所敬重，……………」

「像別人一樣，希望什麼就得做什麼。」

「可是，我不像別的孩子，我要比他們都好，說誠實的話。爸爸，我願意學習一門手藝，你晚年時，我能安慰贍養你。」

傑別特板着臉，感動得流淚了。看見了這幼小比歐契可憐的樣子，他的心充滿了憐憫。他檢出工具和二塊木頭，開始用心工作。

不到一點鐘，便做好了兩隻新腳，靈便活潑，像一個雕刻美術家一樣做得那麼美。傑別特對木偶說，「閉攏眼睛躺下來。」

比歐契合上了眼睛，裝作睡着。傑別特用膠黏上兩隻腳，很難看出接口的地方。木偶看見他的腳做好了，很快地跳下床來，在四週似發瘋地歡跳。

「我一定報答你的恩德。」比歐契對他爸爸說，「我希望立即上學去。」

「這樣才是好孩子！」

「可是要上學去，我得要有些衣服穿。」

傑別特他是如此貧窮，袋子裏連一分錢也沒有，他只得用印花紙板，替他做一套華麗的衣服；用樹皮做了一雙鞋子，用隔宿的麪包屑，捏起來做一頂帽子。

比歐契立即跑到水桶旁邊，照着他的樣子。他高興極了。帶着驕傲的神氣說，「真的，我很像一位紳士哩！」

「的確不錯，」傑別特回答他，「你記着，一個人能成爲紳士，有華美衣服的力量，不如有的簡潔的衣裳爲好。」

「說起來，」木偶接着說，「現在爲了進學校，我還缺少一些東西。」

「是什麼？」

「哦，就是初級讀本！」

「是的，但是，我怎樣替你辦到呢？」

「那容易得很，只要到書店去買就是了。」

「錢呢？」

「我一文也沒有。」

「我也沒有。」慈愛的老人憂愁地接着說。

比歐契雖然是一個樂天的孩子，這時也憂愁起來了，因爲事實上的困難，大人個個

都曉得，連小孩子也能明瞭。

「耐心一點！」傑別特突然站起來，脫掉他補破的舊大衣，走出門去。

過了一會兒，他帶了初級讀本回來。但是他的大衣已不見了，外面下着雪，這可憐的人只穿着一件單襯衣。

「大衣呢？爸爸。」

「賣掉了。」

「爲什麼賣掉牠？」

「因爲這樣使我覺得溫暖些，從此你能夠上學去了。」

比歐契明白這回答，情不自禁地撲向傑別特，用手圍着他的頸，熱烈地吻遍了他的臉。

第九章 比歐契賣掉初級讀本去看傀儡戲

雪已經停了。比歐契挾着美麗的初級讀本上學去，走在路上，腦中出現許多幻想；看見的東西，一樣比一樣更漂亮。他自語道：「今天，到學校去，我希望馬上學習唸書；明天，我便學寫；後天，做算術。如此地做我的學問，我能夠賺得裝滿一袋子錢，給爸爸定製一件新的合適的大衣。我要怎樣的大衣呢？哦，是鑲金的，用銀和鑽石做鈕扣。我可憐的爸爸，應該得到這樣好的大衣，因爲要給我買書，便賣去了大衣。現在這樣

寒冷的天氣，他只穿着一件襯衣呵！我想不會有別的爸爸，能做到這樣偉大的犧牲。」

他說完了話，鬍鬚聽見吹笛聲和敲鼓的音樂聲，——比——比——比，噠——噠——噠，噠——噠——噠。他停下來聽，這些樂聲是從長街的盡端，靠近海濱的廣場裏傳來。「這是多麼美妙的音樂喲！假使捨此上學去，那才太笨了。但是——他迷惑了一會，必須決定上學呢抑是去聽音樂。」今天，我去聽笛鼓演奏吧，明天才上學去好了，反正上學的時間多着呢！」這小光棍聳聳肩說。

他轉過一條街，拚命的向廣場那邊奔跑，笛鼓聲——比——比——比，噠——噠——噠，越聽得清晰。他到了那邊，廣場中已站滿了人，有些人圍繞在一個畫着雜色的木招牌前面。

「這是一幢什麼房子？」比歐契轉向旁邊的一個孩子問道。

「讀這招牌，便可知道。」

「我高興讀，但是今天我不懂怎樣唸。」

「傻子！讓我唸給你聽，哪，『傀儡大戲院』。」

「什麼時候開場？」

「現在開場了。」

「入場券多少錢？」

「四便士。」

比歐契因爲好奇之故，已忘記他上學的決心。他無恥地向那個孩子說：「你能借我四便士嗎？明天還你。」

「我願意借給你，可是今天我沒有錢。」

「只要四便士，我把這短衫賣給你。」木偶說。

「這紙造的東西，給我有什麼用？天一下雨便要破爛！」

「那麼出賣我的鞋子。」

「這只好作燒火用。」

「那麼我的帽子，你能出多少錢？」

「真真好交易！一頂麪皮層的帽子！老鼠一夜便會吃得精光啦！」

比歐契打交易不成，非常懊惱。他站在那裏不知所措，他沒有勇氣出賣僅有的一樣東西。他躊躇了，最後他說道：「我的初級讀本可值四便士嗎？」

「我是一個孩子，不能和孩子打買賣。」那小孩子回答道，他的認識好得多過木偶。

「四便士，好，我來買。」一個販賣舊衣的小販說，他聽見了他們的談話。這樣初級讀本很快便賣掉了。你試想這是多痛心的事！那老年的傑別特爲了給兒子買初級讀本便留在家裏冷得發抖，但現在這本書反被輕輕賣掉了。

第十章 比歐契看戲遇難

比歐契進了傀儡戲院，舞臺上正在換幕。

班主知道下一場是一幕趣劇，由哈利契和波西尼羅扮演吵鬧，像平常的傀儡一般拿着鞭子大打一場。觀眾們專心地等待開幕，盼望看兩個木偶像活人一般大吵大鬧。

幕開，突然哈利契站停了，轉向觀眾視線的後面，如唱戲調子般說：「我的眼睛在看什麼呢？難道我是做夢未醒嗎？那個孩子就是比歐契呵！」

「真的是比歐契！」波西尼羅說。

「真正是他呵！」露莎尖聲的叫，「有誰在佈景後面偷看。」

「是比歐契！是比歐契！」傀儡一齊呼叫着，擁到舞臺上。

「喂！比歐契同我上來。」哈利契喊道，「用你的手圍着你的木頭兄弟。」

比歐契受了這熱烈的邀請，他跳起來。從幕後走到劇場中預定的座位上，躍過舞臺，攀上樂隊指揮的頭上。

親熱地擁抱狂吻着，說着喜逢同胞時一些相見的話。比歐契在戲團的男女演員中，是一幕動人的情景。但是觀眾們看見趣劇中轍了，轉怒地喊道，「我們要看戲啲！」

經理出來了，他是一個大胖子，騷動的觀眾注視他。他的鬍子像墨水一般烏黑；嘴吧似鎔鐵爐大；眼睛似兩隻紅燈籠。他輕步走着，手揮的大鞭子，像一條尾巴般波動。

這經理突然的出現，使所有的傀儡不敢再作聲。大家摒息着呼吸。一忽兒，這些可憐的傀儡，便像驚鴻般星散了。

「你爲什麼到我戲院來搗亂？」他怒視比歐契說，他說話的聲音，像患傷風的吃孩鬼似的。

「原諒我，尊貴的大人，這是我錯了！」

「不要對我說！今晚，我們再解決這事。」

傀儡們恢復演戲，經理返廚房去，燒一塊羊燻肉作晚餐。哈利與和波西尼羅演完了戲。經理叫他們進來說：「給我帶那個縛在釘上的木偶來，他正好當作乾柴，有很猛烈的火焰來烤肉。」

哈利與和波西尼羅起初遲疑着，但被經理怒目一瞥，嚇得服從了。他們拉着比歐契的手臂，拖到廚房來。他像一條出水的鱗魚般掙扎，絕望地叫着：「啣！爸爸，親愛的爸爸，救救我吧！我不願死！不，我不願死呀！」

第十一章 比歐契義勇救哈利與

這班主，他的別號叫食火者。他的黑鬍鬚像一張韓幔一般，鋪蓋在他的胸膛，看來是多可怕。但他並不是一個十足的壞人。他看見比歐契被拉到他的面前，而且哭叫着，「我不願死！我不願死啣！」他開始憐恤他，遏止了情感，但他不能制止一陣利害的噴嚏。哈利與駭怕得像垂柳般屈着身，這時他才像活過來擡起了頭，領着比歐契退出來，輕聲囁嚅地說，「好消息，兄弟！我們的主人打噴嚏了，這是他對你憐憫的表現。你得

救了。」

你知道，多少男女都爲了哭泣而得到憐憫。食火者有打噴嚏的習慣，這是說明他對人已軟下了心腸。

經理打了噴嚏，橫轉來對比歐契說：「不要再哭，你哭了使我非常傷心，我幾乎要打抖了——嗤。」他又連打了二次噴嚏。

「願上帝祝福你！」比歐契說。

「謝謝你，你的爸媽都好嗎？」食火者回答道。

「我的爸爸很好，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媽媽。」

「呵！若你爸爸知道我把你投進火裏去，這對他是多麼可怕的事呀！可憐的老人，我同情他，——嗤，嗤，嗤，——」他又連打了三次噴嚏。

「願上帝祝福你！」比歐契說。

「謝謝，可是也應要有人來同情我喲，你看我已沒有柴燒我的晚餐了，而你本可做一個好火焰，然而，現在我爲你動心了。我要忍耐，我要我的演員來替你。喂！衛兵，進來！」

受命的二個衛兵進來了，他們戴着軍帽，身邊佩着劍。經理咆哮着：「把哈利與縛進來，推到火裏去烤肉。」

可憐的哈利與震嚇得打顫，跌倒在地板上。比歐契看了這可憐的情景，他跪在經理

的脚前，慘痛地叫，懇求黑鬍子食火者說，「可憐吧 食火先生！」

「這裏沒有先生。」經理啞啞地回答。

「可憐吧，騎士先生！」

「這裏沒有騎士。」

「可憐吧，司令先生！」

「沒有司令。」

「可憐吧，大人！」

他聽了別人叫他做「大人」，經理立刻撮一撮嘴唇，變得仁慈溫和了。他對比歐契說：「好吧，你要怎麼辦呢？」

「我懇求憐憫哈利興。」

「我已經寬恕了你，但我仍得丟一個人進火裏去，這樣才能煮熟我的燻肉。」

「既然如此，」比歐契說了，便毅然丟下他麪包乾做成的帽子，「我知道我的責任所在。來！衛兵，縛我丟進火裏去，若我忠實的可憐的朋友哈利興爲我而死，那是不公平的！」

說話充滿英銳的氣概，使在場的傀儡都感動得哭了。衛士雖然是一個木頭人，也哭得像一隻小羔羊似的。

食火者起初還保持如冰一般冷酷，但後來他慢慢的動了憐憫心，打了噴嚏，隨之打

四五次噴嚏。他伸手向比歐契說：「你是一個勇敢的孩子，來和我接吻。」
比歐契匆匆的跑去，像松鼠一樣爬上經理的胸膛，在他鼻子的右邊，給他一個甜密的吻。

「那麼我可以恢復自由了？」哈利興用法儒的僅僅聽得見的聲音說。

「唔，你可以自由了，」食火者回答他，搖著頭接着說，「今晚我得吃半生半熟的晚餐了，但將來的日子，這改變我計劃的人，一定不得好報的！」

傀儡們聽到哈利與能恢復自由，大家都跑到舞臺上，點亮了所有的燈，像度大節日一般，跳了通宵舞。

第十二章 木偶受了狐狸與貓的騙

次晨食火者叫比歐契到他身邊說：「你爸爸叫什麼名字？」

「傑別特。」

「他做什麼的？」

「他是一個窮人。」

「他如何能生活呢？」

「他從來沒有賺得一分錢放在袋裏，好像爲了給我買初級讀本，便連破舊的大衣也賣去了。這樣剛湊足錢買我的書。」

「可憐的人！我十分同情他。這裏是五個金幣，你快些拿回去給他，並請代我致意。」

比歐契謝過經理，一一和傀儡們握別，近乎狂喜地跑回家去。走不到半里路，遇見一隻跛脚的狐狸，和一隻瞎貓；狐狸靠貓走路，貓賴狐狸帶領。

「早晨好！比歐契。」狐狸說着，向他謙恭地行禮。

「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木偶問道。

「我與你爸爸很相熟。」

「你什麼時候看見他？」

「昨天在你們門口看見他。」

「他在做什麼？」

「他穿着單衣，在寒冷中顫慄。」

「可憐的爸爸！但他今天以後不再發抖了。」

「爲什麼？」

「因爲我已變成一個大富翁了。」

「你是大富翁！」狐狸笑着說，貓也笑了；但看不見他笑，只見他用前爪撫摸鬍鬚。

「你笑什麼呀？」比歐契失驚地說，「我恨你們垂涎，你瞧我這裏有五塊美麗的金

幣。」

他從袋子裏掏出食火者給他的錢，金子叮噠的響聲，使狐狸似發瘋癱病地縮起了腿，貓睜大眼睛，像綠燈籠一般望着。但是比歐契很快便把錢收起來了。

「那麼現在」，狐狸說，「你拿這錢作什麼打算呢？」

「第一，」木偶答道，「我買一件大衣給爸爸，用金鋪成，有銀和鑽石的鈕子。其次我爲自己買一本新的初級讀本。」

「給你自己嗎？」

「是的，因爲我希望上學去唸書。」

「你瞧我！」狐狸說，「因爲我愛讀書，便失掉了一隻腿。」

「你瞧我！」貓叫道，「因爲我愛讀書，便失去了一雙眼睛。」

這時有一隻烏鴉飛來說：「比歐契，不要聽這些壞傢伙說，假使你是照樣做，你會不幸的。」

正當烏鴉說着，貓跳起來，抓住他的背脊，不待烏鴉叫一聲，貓便把他連毛帶血的吃掉了。貓舐乾淨了嘴吧，閉攏眼睛，裝作如剛才的一樣。

「可憐的烏鴉！」比歐契說，「爲什麼你這樣凶暴待他？」

「我要教訓他，叫他知道不該干涉別人的事。」

他們走得近來，突然停下，狐狸說，「你希望得到雙倍的錢嗎？」

「你說什麼？」

「就是說，你希望把那少數的錢，變成十塊百塊，甚至千塊嗎？」

「怎麼不希望！你如何做法？」

「這很容易，只是不要回家跟我們走。」

「你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到貓頭鷹國。」

比歐契想了一會兒，於是堅決地說，「不，我不去。我爸爸盼望着我呢，我昨天不回去，不知這老人怎樣了，是憂，是哭？我是一個頑皮的孩子，饒舌的蟋蟀告訴過我說：『叛逆的孩子，在世上永不得好報。』我沒有經驗，因為我是一個壞孩子。就是昨天夜裏在食火者的家裏，我就遭遇了大難，唷！想起來還可怕呢！」

「那末」狐狸說，「你打算回家去？好！去吧，但是這對你只有壞處。」

「是的，這是有害於你的，」貓也說。

「想想看，比歐契，你要失掉發財的機會。」

「一批大財。」貓說。

「你的五塊錢，可在明天增加二千塊。」

「二千塊，」貓重復說。

「但是，那裏會曉得一定能變成這許多？」比歐契問道，他詫異地張大了嘴。

「我解釋給你聽，」狐狸說，「你知道在貓頭鷹國裏，有一個妖術的地方，叫做多奇之地。你在地上掘一個小洞，把錢放進去，再用一些泥土蓋上，用噴泉澆了些水，放下一點鹽，做好了，很快跑回家去。夜間金子成長開花，第二天清晨，去到那地方。你

猜得到什麼呢？……你看見一株搖錢樹哩！」

「假使我埋下五塊錢，」比歐契興奮地說，「第二天清晨，我該得到多少？」

「這很容易計算，」狐狸說，「你用手指算算，每塊錢能生五百，這樣各乘以五，你可以得到二千五百塊。」

「哦，好極了！」比歐契喊道，得意地跳着，「我能得到這麼多，一定給你們五百塊。別的二千塊給我爸爸。」

「你送給我們！」狐狸藐視地說，像他已受到侮辱，「的確我不要！」

「誠然不要！」貓說。

「我們是幫別人致富的。」狐狸說。

「只替別人，」貓說。

「真是好人！」比歐契想着，忘記了關心他爸爸的大衣，和自己的初級讀本了。他對狐狸和貓說，「我同你去吧！」

第十三章 比歐契做發財夢誤入歧途

他們繼續的走了又走，來到一間紅蝦飯店，幾乎疲倦得要死。

「讓我們在此稍歇一會，」狐狸說，「休息一下吃點東西；到半夜我們可以再出發，明天早上便可到多奇之地。」

他們走進小店裏，圍坐在一張桌子。但他們沒有一個人覺得餓。可憐的貓覺得很不痛快，因為他只能吃三十五塊錢鱈魚和番茄醬，另外有四塊錢魚腸，他嘗了三次，覺得魚腸上都沒有鋪過奶油或乳酪。

狐狸任意的叫了幾樣菜，醫生雖然告訴他應忌食，但他痛快地吃了些鷄肫炒鮮兔，最後叫了紅燒兔肉，鷓鴣，雉，田雞，蜥蜴，和雀皇蛋作為末道菜。然而他還覺得吃不夠味。

比歐契吃得最少，他叫了一塊麪包，還剩下在碟子裏。他除了多奇之地外，不想別的。

他們吃完了晚餐。狐狸對店主說：「給我們兩個好房間，一間給比歐契先生，另一間給我和我的同伴。我們出去之前，必須搖鈴。無論如何記住在午夜喚醒我們，好得繼續趕路。」

「好的，先生。」店主回答道，對狐狸和貓丟一眼色，好像說：「我們彼此心照不宣。」

比歐契剛上床，便睡入夢鄉。夢中去到一個到處都是花棚的郊外，每處花棚都生滿葡萄藤，披蓋着一大串一大串葡萄。突然葡萄變成了黃金，風吹過來，發出一種聲音——叮玲，叮玲，叮玲。他們似在說，「我們在這裏哦！讓人來摘取吧。」當比歐契正要走近去時，他突被外面的敲門聲驚醒。這是店主來告訴他，時候已到午夜。

「我的同伴準備好了嗎？」木偶問道。

「早已經去了，他們二點鐘前已離此。」

「爲什麼他們這麼匆促？」

「因爲接到意外音訊，他父親患重病，有生命的危險。」

「他們付了晚餐賬了嗎？」

「不，你以爲他們是什麼人呢？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不會欺侮像你這樣的好人。」

「哦，是的！若欺侮我，那太不成話了。」比歐契迅速地說，並問了店主，「他們

吩咐我在那裏等待他們？」

「明天黎明在多奇之地。」

比歐契付了一塊金幣作他和同伴的食宿費，離開店子，獨自摸索。因爲外面是黑黝黝的看不見東西；靜寂得連樹葉也不搖動。一些烏兒飛過路上，翅膀碰着比歐契的鼻子，他不覺跳回來驚叫着：「誰在那邊走？」環山同樣響應這聲音，「誰在那邊走？」「誰在那邊走？」

他繼續走去，看見一棵樹幹上，有一隻小動物射出一線暗淡的光線，鬚鬚一枝蠟燭映在透明的盜器球後面。

「你是誰？」比歐契問道。

「我是饒舌蟋蟀的精靈。」一個微弱的聲音回答道，這聲音飄渺得像來自另一世

「你要我做什麼？」

「我要警告你，帶你剩下的四個金幣回去，交給你爸爸，他想念你而哭了。」

「明天，我爸爸就變成富翁啦。因為我的金幣能變成二千塊。」

「切勿相信，誰會教你在一夜之間變成富翁。我的孩子，他們是欺騙你的，聽我說
不要去，快回家。」

「不，我要去！」

「時間遲了。」

「我要去！」

「夜太黑了。」

「我要去！」

「路危險。」

「我要去！」

「記住小孩子任性做事，遲早要懊悔的。」

「這是老生常談！晚安，蟋蟀。」

「晚安，願你能逃脫刺客！」

饒舌的蟋蟀隱痛地說了這些話，他突然像一陣風吹滅燈光一般，不見了。路上比剛

才更黑暗。

第十四章 木偶不聽蟋蟀的話被匪徒追捕

「真正的，」木偶一面走，一面對自己說，「像我們這些可憐的小孩子，真正倒霉呀！每一個人要罵我們，每一個人要告誡我們，每一個人要給我們忠諫。然而每一個人都自負的做我們的父親，擺出主人般的責任。……甚至連這饒舌的蟋蟀。可是，因為我不留心厭煩的饒舌的蟋蟀，他說的許多事情，倒是都發生到我的頭上。現在我又要遇着刺客嗎？我不相信有刺客。我想說到刺客，都是父親有意捏造，恐嚇孩子們不敢在夜間出外。倘若我在路上碰到他們，他們大約會告訴我路。當然我不駭怕，我會走向他們面前說：『刺客先生，你要我怎樣呢？你不要愚弄我，快點去幹你自家的事情去！』如果這樣對可憐的刺客說，……我想他們會一陣大風般吹去了。但是他們若不知趣，不走開，那麼我又怎樣處置這事情呢？……」

比歐契找不到結論，因為這時他聽見在他後面，有樹葉颯颯的響聲。

他轉望黑暗的地方，看見有兩個黑衣短外套的形象，尖頭的足趾，像鬼一樣向他跑來。

「他們真的出現了呵！」比歐契對自己說，他不知如何是好。立刻把四個金幣放在嘴裏的舌下，便試想逃走。但是不待拔腳，兩隻手被捉住了。聽見兩聲喝叫，「你要錢

或是要命！」

錢塞在嘴裏，他不能回答。比歐契對劫掠者做手勢，表明他是一個可憐的木偶，袋子裏連一分錢也沒有。「蠢驢！把錢拿出來！」匪徒喝着。木偶再用手和頭做姿勢，表示說：「我什麼也沒有！」

「拿錢出來，否則就殺死你！」那較高的匪徒說。

「殺死你。」那小的一個重複說。

「你死後，我們再殺你爸爸。」

「我們要殺你的爸爸。」另一個又重複着。

「不，不，不！不要殺我可憐的爸爸！」比歐契絕望地喊道。他一說話，嘴裏的錢便響起來。

「呵，你這撒謊者！你把錢藏在嘴裏！吐出來！」
可憐的比歐契鎮靜地噙住嘴吧。

「哦，你假裝聾子？等一等你會知道我們怎麼得到你的金幣。」

他們開始凶暴地擺佈這木偶。可是比歐契從他們的手中逃脫了。他沿着路邊跳，跑過田野，匪徒在後面追，像兩隻狼狗，追擒一隻兔子。

走了十五里路，比歐契不能再走遠了。他駭怕迷了路，爬上一棵大松樹上，匪徒也爬上樹去。但是當他們爬至半途，失足掉下來，手脚都擦傷了皮。縱然這樣，他們不甘

罷休，在樹下堆起一堆樹枝，放火燒起來。比歐契看見火焰越燒越高，沒有熄滅希望。他從樹上跳下來，再拔腳逃走，匪徒跟在後面追。

待天已黎明了，前面有一條溝渠，比歐契叫着，「一，二，三！」便跳過了溝渠。匪徒也跟着跳，但是他們沒有量準。沖下的一聲，他們兩個都掉落溝裏去，陷在污水裏，兩個人像塗上了咖啡和奶油。比歐契聽見了他們掉下水的聲音，高興地叫道：「我希望你們能洗一個愉快的澡，匪徒先生！」說了再跑，他想他們會被溺死了。但是他回頭一望，看見他們拖泥帶水的追上來。

第十五章 比歐契被強盜吊在橡樹上

木偶嚇得跌倒在地上，舉眼四望，看見黑暗森林的那邊，有一間雪白的小屋。「若我能跑到那屋子去，或可得救的。」他自己說，一分鐘也不遲疑，便向森林急急跑去，匪徒還在後面追趕。

拚命跑了二小時，喘着氣跑到小屋子門口敲門，沒有人回答。他竭力再敲一次，這時他已聽見追逐的人喘氣的聲音。但是屋子仍寂然無聲。

他看見敲門已不生效力，便絕望地踢那扇門。在這時候，有一個藍色長髮的仙女，出現在窗口，她的兩手搭在胸前。看見了比歐契說道：「這屋子裏沒有人，他們都出去了。」

「你願意替我開開門嗎？」比歐契哭泣着。

「我正要事到別處去。」

仙女說完了話，便不見了。窗子無聲地關上。

「啊，藍髮美麗的仙女！」比歐契喊道，「做做好事吧，請開開門！哀憐一個被強盜追捕的可憐孩子……」不待他說完話。他的頸已被捉牢，聽見強盜喝罵說：「現在看你再逃！」

木偶嚇得驚惶失色，全身骨節發抖，金幣在嘴裏震得叮噠響。

「好，時候到了！」他們拿出二把銳利得像剃刀般的小刀——刷，刷——他們在他的背上，割了兩刀。

幸得木偶是用堅木做成的，刀口缺了幾處，兩個謀殺者拿着刀在手裏，無可奈何地面面相看。

「我懂得了。」他們其中一個說，「我們要吊他起來，吊起來！」

「我們把他吊起來！」另一個又說。

說時慢，做時快。他們把他吊在大橡樹的枝桠上，便坐下在地上，等待吊死木偶。三點鐘過後，無論如何，木偶的眼睛仍睜開着，嘴吧閉得很緊，兩腳踢着橡樹。

最後，他們等得厭倦了，立起身，對比歐契大笑着說：「再會！等明天我們回來，看見你服服貼貼地死去，張大了你的口。」他們說後便走開了。

一陣狂風刮過，吹得比歐契像一隻大鐘，前後搖擺。雖然覺得離死已不遠，他仍耐着盼望到最後一刻。期待有人來救他。但是當他等待很久，看見沒有一個人來救他，他想起了他可憐的爸爸，結舌地說：「喲，爸爸！假使你在這裏！……」他沒有氣力再說下去了。

第十六章 藍髮仙女救了比歐契

可憐的比歐契被吊在橡樹上，似乎瀕死了。藍髮美麗的仙女來到窗口，憐憫這低垂着頭的不幸者。她拍了三次掌，做了暗號。一隻大鷹震翼飛到她的窗檻。

「我仁慈的仙女，你有什麼差事嗎？」大鷹說。恭敬地垂下長的嘴吧，作一鞠躬。你知道這藍髮的仙女，並非他人，她原是一個美麗的女巫，在森林鄰近，已住了千多年了。

「你看見那木偶被吊在對面的橡樹上嗎？」

「我看見。」

「快點飛去，用你堅強的嘴吧，解掉他頸上的結，慢慢地放他到地上。」大鷹飛去了，二分鐘後飛回來，對仙女說：「我已經遵命做好了。」

「你看見他怎樣——死或生？」

「他好似將要死，然當我解開了結，輕輕地放他在地時，他鬚髯說：『我感到好

些了。」

仙女再拍二次手，一隻鬆毛狗用後腿走路，像人一般走來。這狗穿着號衣，戴一頂鑲金花邊的帽；白色的假髮，披至膝上；棕色的禮服，用二顆大鑽石鈕子扣着身體；腳上穿一對紅絲絨鞋；他後面並帶有一隻大傘套，準備天一下雨時，把尾巴放進去。

「我勇敢的非杜。」仙女摸着狗說，「快些駕駛那放在馬廐裏的華麗的車子，動身到森林去，走到橡樹下，把那可憐的半死的木偶，小心地帶到這裏來。你明白了嗎？」

鬆毛狗尾巴搖了幾搖，表示明白的指使。瞬即動身。立刻那輛週身用金絲鑲邊的華麗的，用奶油色的布做裏的車子，從馬廐裏拉出來。由一百對白色的鼯鼠拖着，鬆毛狗坐在車廂裏，因為他恐怕遲誤，所以用力揮動了鞭子，像一個車夫左右搖擺地趕着車子。

一刻鐘後，車子便趕回來了。仙女站在門口等候，抱起木偶，放在一張早預備好的螺鈿小床裏。隨即請了三位醫生來，他們一個是烏鴉，一個是貓頭鷹，一個是饒舌的蟋蟀。

「各位醫生，我希望聽取你們的報告。」仙女對圍繞在木偶床邊的三個醫生說，「我要馬上明白，這不幸的木偶是死或是活？」

烏鴉受了邀請，跨前一步，先用他的鼻子，再用他的小趾，去測驗木偶的脈搏。他澈底地診斷後報告道：「我相信倘無惡劣變化，木偶無生命的危險。現在他還有點脈搏。」

「我贊成同業的話，經我診斷，也覺得木偶若可避免惡劣變化，可無生命危殆之虞。」貓頭鷹說。

「你有何意見？」仙女對蟋蟀說。

「謹慎鎮靜的醫生診斷後，既沒有別的話，我相信他們，況且木偶的臉上還有些兒溫熱。……這是我僅有的意見。」

起初比歐契像一塊木頭，一動也不動，過一刻，突然猛烈地搖動了床。

「這傢伙，」饒舌的蟋蟀接着說，「真是一個無用之徒。」

比歐契睜開眼睛，立刻又閉上。

「他是一個無賴，一個光棍，一個流氓。」

比歐契藏他的臉在被窩裏。

「這木偶是一個叛徒，他要氣死他可憐的爸爸。……」

這時房間裏聽見哭泣的歎聲，各人都為之訝然。

「這不是死的喊聲，」烏鴉說，「這是表現可以恢復元氣了。」

「是的，這應該不會死了。」貓頭鷹接着他同類的話。

第十七章 木偶扯謊鼻子變長

三個醫生出去後，仙女走近木偶的身邊，默然摸着 he 發燒的額頭。

她放了一點白藥粉在玻璃杯裏，遞給木偶，親熱地說：「喝吧，過幾天便可痊癒了。比歐契望着玻璃杯，抿着嘴吧，老是哭着說：「這是甜的或是苦的？」

「是苦的，但是你吃了能夠好起來。」

「苦的，我不喝。」

「聽我話，喝下去。」

「我不歡喜苦的東西。」

「喝吧，喝了我給你一顆糖。」

「糖在那裏呢？」

「這裏。」仙女說着，拿出了一顆糖。

「我先吃糖，然後吃苦藥。」

「你答應了？」

「是。」

仙女給了他一顆糖，比歐契一口把它咬得粉碎，舐着嘴唇說：「真甜！若只有糖拿來做藥，我將願意整天吃它。」

「現在應守你的信約，把這幾滴苦藥吃掉。這是可以醫治你的。」

比歐契不願意地拿起杯子，放近鼻子，移到唇邊，又重放到鼻子下，最後他說：「太苦了！太苦了！我不能吃！」

「你沒有嚐過，怎樣知道呢？」

「我知道，我嗅一嗅便知道。再另給我一顆糖，那我才吃苦藥。」

仙女像一個姑息孩子的媽媽忍耐着，放了一顆糖到他嘴裏，再遞藥杯給他。「我不能喝。」木偶老歪着臉說。

「爲什麼？」

「因爲那枕壓住我的腳。」

仙女將枕移開。

「這藥是沒有用的，現在我不要吃了。」

「現在又是什麼事煩擾你了？」

「那扇半開的房門。」

仙女走去關了門。

「真的，」比歐契叫道，突然淚下，「我不能吃苦藥，我不，不，不！」

「我的孩子，你將要覺得痛苦的。」

「我不在乎。」

「你會病重下去的。」

「我不在乎。」

「幾小時後熱病會帶你到別一個世界去。」

「我不在乎。」

「你不怕死嗎？」

「不，我不怕！我寧死也不吃苦藥。」

這時房門打開了，進來了四隻黑兔，肩上擡着小棺材。你們要對我怎樣？」比歐契對黑兔喊道，在床上挺直了身體。

「我們來帶你走。」最大的黑兔回答道。

「帶我走嗎？可是我沒有死喇！」

你不肯吃藥醫病，已活不久了。」

「呵，仙女！呵，仙女！」木偶驚喊着，「快些給我那杯藥，叫他們走開，我不願意死。」他雙手捧着藥，吞下了一口。

「哦，吓！」兔子說，「我們此次枉來。」擡起棺材，低聲怨言地走了。

比歐契從床上跳下來，他已恢復健康了，因為他從來沒生過病，所以好得快。仙女看見他活潑天真地在房間四週跑，活像一隻剛出殼的小鷄似的。她對他說：「我的藥醫好你啦。」

「是的，它使我活轉來了。」

「那麼你為什麼要求我不給你吃呢？」

「孩子們都是如此，我們怕藥不怕病。」

「可羞呀！孩子們很應該知道及時吃了良藥，能治好重病；並且可以解除爸媽的擔憂。」

「喲！以後我不頑皮了，我記住兔子肩上的棺材，我要快些吃藥。」

「到這裏來，告訴我你怎樣會落在強盜的手裏？」

「你聽我說吧，前二天我去看傀儡戲，那劇團的經理食火者，給我五個金幣，對我說：『拿給你可憐的爸爸。』我在路上遇見一隻狐狸一隻貓，他們都是好人，他們對我說：『你希望你的錢變成二千塊嗎？』同我們走，帶你到多奇之地去播種黃金。」我說：『好，我們一齊去。』走了許多路，他們說：『住在紅蝦飯店裏，到半夜我們再動身。』那天晚上，當我醒來時，他們已經走了，我只好獨自一人在黑暗中摸索；在黑暗路上碰着兩個穿黑衣的強盜，捉住了我，他們對我說：『把錢給我！』我說：『我沒有。』我已經把錢藏在嘴裏。有一個強盜想挖開我的嘴吧，但是我擺脫手，越過田野，拚命逃走；我爬上松樹上去，他們在下面放火燒，迫得我跳下來再逃走。他們一直追着捉住了我。吊我在樹上，便說：『待明天早上，我們回來時，你死了，我們打開你的嘴，從你的舌下拿到金幣。』」

「現在你把四個金幣，放到那裏去了？」仙女問道。

「已經掉了。」比歐契回答道。但是他說謊，因為金幣已放在他的袋子裏。他說了謊，鼻子開始長了幾寸。

「在那裏掉的？」

「在森林裏。」

他第二次撒謊，鼻子繼續長起來。

「若你遺失在森林裏，我們可以在那裏尋着；在我們森林裏所有失物，都能找得回來。」

「呵！我想起了，」比歐契回答道，「那四個金幣，是我吃藥時，吞下肚去了。」他第三次說謊，鼻子長得更長。可憐的比歐契已經不能在房間裏轉身；他倘若一轉過這邊，鼻子便會碰到玻璃窗子；若轉過那邊，便會碰到牆壁或門上；若一擡起頭，便會碰傷仙女的眼睛。

仙女望着他笑。

「你笑什麼？」木偶尷尬地問道，駭怕他的鼻子長得更長。

「我笑你愚蠢扯謊。」

「你怎麼知道我扯謊？」

「扯謊，是很容易被發覺的，因為扯謊有二種：一種扯了謊，腳會變短；一是鼻子會變長。你是屬於第二種。」

比歐契不知怎樣來掩飾自己的羞醜，他不能跑出去，因為鼻子長大了，通不過門房。

第十八章 木偶第二次被狐狸和貓騙

仙女讓木偶哭叫了整整一小時，他仍然不能跑出去。她這樣做，想藉此教訓他，使他知道自已多麼不該扯謊。但是當她看見他變成這般醜惡，眼睛幾乎哭了出來。她憐恤地合攏了手，做了一個記號。百多隻啄木鳥飛進房間，站在比歐契的長鼻子上，拚命地啄它，使它恢復了原形。

「仙女你多仁慈啊！」木偶揩乾了眼淚說，「我多麼的敬愛你！」

「我也同樣地愛你，」仙女回答道，「假使你和我常在一起，我認你是我的小小弟弟，我是你的小姊妹。」

「我願意留在這裏，……然而我那可憐的爸爸！」

「各事我都想到了，我已告知你爸爸，黑夜之前他會來到這裏。」

「真的嗎？」比歐契叫道，快樂地跳起來，「仙女，若你准許我，我願意去看他，我不能再等待過遲去吻我那爲我受苦的爸爸了。」

「去吧，你不要迷失了路，向森林走去，你定能看見他的。」

比歐契辭別了仙女，鬚鬚像一隻鹿兒般疾走到森林裏，但是當他走到橡樹下突然停下來，聽見了人聲。的確他看見有人在路上。你猜是誰呢？——就是那狐狸和貓，曾經和他住在紅蝦飯店裏的。

「親愛的朋友比歐契，你在這裏阿！」狐狸說了，跑來擁抱他吻他。「你怎麼來到這裏？」

「你怎麼來到這裏？」貓重複說。

「說來話長，」木偶說，「有空時我再告訴你們，……那天晚上，在店子裏，你們離開了我，不幸在路上我碰着了強盜。……」

「強盜？喲！我可憐的朋友！他們要怎樣呢？」

「他們要搶我的錢。」

「可惡！」貓說。

「後來我逃了，」木偶接着說，「他們在後面追我捉住了我，吊我在大橡樹上。」比歐契指着遼遠的那株大橡樹。

「真不可想像，」狐狸狡猾地說，「我們生在這多麼倒霉的世界！……現在你在這裏做什麼？」

「我等待我的爸爸，他馬上便來。」

「你的錢呢，在那裏？」

「除了付一枚給紅蝦飯店外，其餘的都在這裏。」

「你希望這四塊錢到明天變成二千塊嗎？爲什麼你不聽從我的忠告呢？爲什麼你不把錢埋在多奇之地裏？」

「今天不可能了，將來有機會再去吧。」

「將來是太遲了。」狐狸說。

「爲什麼？」

「因爲那地方已被一個富翁收買了，明天起便不准別人到那裏去埋錢。」

「從此地去到那裏有多遠呢？」

「不到二里路，你願同我們去嗎？半點鐘即可到達，你可以快些埋下錢，不一會，便可滿載而歸，你同我們去嗎？」

比歐契想起仙女，和年老的傑別特，及饒舌蟋蟀的忠言，他躊躇起來了。但是最後他像一個愚蠢無知的孩子一樣，被他們說服了。他對狐狸和貓點頭說：「好，我決定和你們去。」於是他們開始動身。

走了半天，才到了愚人城。進了城，比歐契看見滿街都是張口待哺的病狗；剪掉羊毛的寒顫着的羊隊；求救無毛的鷄羣；大蝴蝶因賣去了翅膀，不能再飛，羞愧地縮着身體；野雉跛着脚走，金色光亮的羽毛不見了，正在哀哭着。

廣場中間，擁擠着乞丐和不幸者。他們常常用美麗的車子，載人到這裏來，每一個到了這裏都變成偷竊的狐狸，烏鴉，或是肉食鳥。

「那裏是多奇之地？」比歐契問道。

「只有幾步路就到了。」

果然，他們穿過了城牆，出到城外，來到這荒涼的像另一個世界的地方。

「我們到達目的地了，」狐狸說，「現在你蹲下去，掘一個洞，把錢放到裏面去。」

比歐契照樣做，掘了洞，放下錢，用泥土蓋上。

「到井邊去拿水來澆在你埋錢的地方。」狐狸說。

比歐契走到井邊，因為他沒有東西汲水，脫掉帽子，盛滿了水，提回來澆在埋錢的地上。然後他說：「就是這樣嗎？」

「對，」狐狸回答道，「我們走開去，二十分鐘後你回來，便可見一株大葡萄樹，樹枝上都結滿了金錢。」

可憐的木偶，愉快得瘋狂起來。千聲萬聲多謝狐狸與貓，答應將來送他們珍貴的禮物。

「我們什麼也不要。」他們同聲回答道，「助人如助己，於心已快樂矣。」說後，他們對比歐契鞠一個躬，希望他走好運，隨即離去了。

第十九章 比歐契在愚人城進了監獄

木偶回到城上，一分鐘一分鐘地計算時間；時候到了，他向多奇之地走去，心胸特——特——特地，像廳堂的大鐘一般地跳響。他想着：「得了二千塊，再變五千塊？呵

「我將是着個大富翁啦！我要花一千元，買一匹木馬和一輛木車，做一個地窖來儲藏好東西，藏蜜庫裏有荷蘭餅，杏仁餅，和玉桂條餅，……」

到了郊外，等待着看一株滿生枝桠的大葡萄樹；然而他什麼也不見。再跑前幾步，仍沒有，「直跑到埋錢的地方，亦是沒有別的東西，他應該下次再來看。」

這時他聽見一陣吹哨聲，在耳邊響着，如有人在笑。擡頭一看，見了一隻鸚鵡，啄梳他的綠色的羽毛。

「你笑什麼？」比歐契發怒地說。

「我的羽毛發癢。」

木偶不理他，再到井邊去汲水澆灌埋錢的地方。這時荒涼寂寞的郊外，又聽聞嘻笑聲。

「好，比歐契大怒說，「愚昧的鸚鵡，你儘管說吧，何必儘笑呢？」

「我笑頭腦愚蠢的人，隨便相信別人的話。」

「你是指我說嗎？」

「是，我告訴你，可憐的比歐契，你害了金錢迷；倘若是這樣播種財產，像播種谷粒一樣，已經是追不及了。你要獲得一些新的金幣，就應決意用你的勞力和腦力去工作。」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木偶驚奇地說。

「我解釋給你聽，」鸚鵡說，「當你進城去時，狐狸和貓，已偷了你的錢走得無踪影了。」

比歐契驚惶地張大了口，不相信鸚鵡的話，他用手指掘開埋錢的坭土。掘着，掘着，掘着，直至掘了一個大洞，但錢已不見了。

他絕望地回到城上，到法庭去控訴騙了他錢的強盜。

法庭裏的法官，是一隻猴子，年紀已經老邁，看他的白色鬚鬚，似頗可敬；尤其看他戴着金邊的眼鏡，像頗尊嚴。

比歐契把事情經過告訴了法官，說明強盜的姓名和住址，懇請主持公道。

法官威嚴地傾聽，他對這饒有興味的故事頗動容。木偶說完話，法官搖了鈴，二隻穿着軍服的猛犬進來。法官指着比歐契，對他們說：「這是可憐的獸子，錢被騙去了，拿他監禁起來！」

木偶聽了這判決，提出抗議；但是猛犬不願浪費時間，掩住他的口，領他到監獄中的一個小室去。

他被關了四個月，假使沒有運氣的話，他被關得更久的。小讀者，你可知道這愚人的年青皇帝，剛好打勝了仗，下令放煙火慶祝光榮的節日，全市遊行，爲了再進一步慶祝他的勝利，於是他下令釋放了犯人。

「若別的犯人都可出獄，我也一定要出去。」比歐契對獄卒說。

「你？」獄卒回答道，「不，因為你不是犯人。」
「請原諒我，」比歐契回答道，「我是像他們一樣壞的。」
「在道理上說，你是對的。」獄卒說後，脫下了帽子，恭敬地向他行禮，打開了小監獄的門，讓他逃出去。

第二十章 比歐契在路上遇見巨蟒

比歐契恢復了自由，他是多麼高興啊！這是難於形容的事。他離開了恐人城，向去仙女家的路上，很快的走。

路上因下雨很滑，每走一步，泥濘濺在膝上；但是他仍繼續走。他是多久不看見他的爸爸和仙女了。在路上他像一隻野兔般跳躍疾奔，衣服和帽上，都濺滿了泥濘。

走了很多路，他一面想着：我「多倒霉啊！不過罪是應得，因為我是這般固執，暴躁，任性，妄動，不願愛我的善良的人所忠告。但是，現在我必須從新改過來，做一個好人，做一個服從聽話的孩子。我已知道所有叛逆的孩子，都得不到好結果。可憐的爸爸已經久盼望我了。我要到仙女的家裏找他，久別後我要給他千個熱情的吻。仙女會寬恕我頑皮的，因為她給了我那麼多的恩惠！我感謝她救命之恩，沒有人似我能有更多的謝忱。」

他正想到最後的一句話，忽然停下來，惶惑地退後了幾步。你想他看見了什麼呢？

——他遇見了一條巨蟒橫臥在路上！綠色的皮，火似的眼睛，尾巴如煙囪。

木偶嚇得不可言狀，他走遠了些，坐在堆起的石頭上，等待巨蟒走掉好趕他的路。他等了一點鐘，二點鐘，直至三點鐘過去，但是巨蟒不走，只看見他似火的眼和如煙囪的尾巴移動了一下。他放膽走過去，恭敬溫柔地對巨蟒說：「請你饒恕我吧，巨蟒先生！你可以爲我讓開點，給我過去嗎？」可是沒有回答。

比歐契再同樣溫和地說：「巨蟒先生，你知道我是回家去的，爸爸等着我呢，你願意讓路給我過去嗎？」

他等待着回答，然他失望了。這時凶暴的巨蟒變得不靈活了，似漸漸失去了知覺，閉上眼睛，尾巴也不動了。

「他真的死了。」比歐契想，得意地擦着手；不遲疑地跳過他一邊。然巨蟒一動，他的腳突然似放鬆的彈簧一般軟下來，嚇得不能再走，想跳返原處，反失足跌落地上，半隻頭陷在爛泥中，兩腳朝天。

木偶的腳在空中猛踢，巨蟒看了大笑不已，笑着，笑着，笑着，笑得血管破裂而死。

木偶才能再獨自走上路，希望快些在天未黑時趕到仙女家。但肚裏很餓，跳到田裏找葡萄吃，可是在田裏他又遭遇了不幸。

當他很快的跑到葡萄藤下，兩腳突然被鐵片柑緊，眼睛一陣昏花。這可憐的木偶，

已陷在農人用來捕獲鄰近黃鼠狼的捕機裏了。

第二十一章 木偶當了一夜守夜狗

比歐契尖聲哭叫，但哭也沒有用，因為附近沒有人家，也沒有人路過這裏。夜已來了，他駭怕黑暗，捕機緊緊地箝着他，又痛又驚，幾乎暈倒過去。忽然他看見一隻螢火蟲，他叫道：「呵，螢蟲，你能幫助我脫離這裏嗎？」

「可憐的孩子！」螢蟲回答道，停着看比歐契，「怎麼你的脚被夾在捕機裏？」

「我走到田裏想找尋一些葡萄，但是……」

「但是，葡萄是你的嗎？」

「不，」

「那麼誰叫你去偷人家的東西？」

「沒有人叫我，我因為飢餓啣！」

「孩子，飢餓不能成爲做偷竊行爲的理由。」

「不錯！不錯！」比歐契哭喊道：「以後我不這樣做了。」

他們因爲聽聞漸漸走近的脚步聲，停止了談話。田主人輕輕用趾尖走來，看看是否提到了在夜裏偷鷄的黃鼠狼，但是當他拿燈照着，看見提到的是一個孩子，而不是黃鼠狼，這使他大驚起來。

「嗚嗚，你這小賊！」農夫動怒的說，「你偷走了我的小鸡！」

「我？不，」比歐契哭叫着，「我想到田裏要摘一串葡萄。」

「誰偷葡萄，誰也就偷雞。讓我處置你，給你一個教訓，使你常記在心裏。」

農夫打開了捕機，像捉住一隻小貓一般，捏住木偶的後頸，帶他回去。

到了門口他對比歐契說：「現在夜深了，我要去睡覺，明天再解決我們的事吧。剛巧我的狗今天死了，我放你在屋裏，做我的守夜犬。」

他拿了一個狗圈套在比歐契的頭上，圈上連着一根縛在牆上的鐵鍊。

「如果今天晚上下雨，」農夫說，「那邊有一個狗窩，你可以在那裏睡，若有強盜摸進來，要當心看守，並且應該叫喊。」

農夫告戒後，走進臥室，砰的一聲關上房門。可憐的木偶躲到倉場的裏面；寒冷飢餓，心虛恐懼交襲着他。使他覺得比死更難挨，常常用手扒頸上的狗圈，但狗圈扒不脫，頸倒擦傷了。他說：「這是我該得的報應，我愛逃走，愛聽壞人說話。這都是遭不測的原因，如果我能像許多別的孩子一樣做好人；如果我能上學去或工作去；如果我伴我爸爸在家裏。這樣我自然不會睡在這狗窩裏守望鷄籠！啊！但願我能痛改前非，開始做好！唉，現在悔之遲了！」

他想到這裏，走進狗窩入睡了。

第二十一章 比歐契捕獲強盜有功得恢復自由

他睡了二點鐘，到了午夜，倉場裏拍！拍！的聲音驚醒了牠。牠把鼻子伸出狗窩的小洞，看見四隻似貓的野獸，但並不是貓，而是黃鼠狼——食肉獸，專門偷吃小鷄。其中一隻黃鼠狼離了隊伍，走到狗窩的洞口，低聲地說：

「晚安，波諾！」

「我不是叫波諾。」

「啊，那麼你是誰？」

「我是比歐契。」

「你在這裏做什麼？」

「扮看夜狗。」

「波諾到那裏去了？」

「今天早上他死了。」

「死？呵，可憐！他多好。然看你的面相，你也是一隻好狗的。」

「對不住，我並不是狗。」

「你是什麼？」

「我是一個木偶。」

「你要扮做守夜狗？」

「是的，這是給我的一種刑罰。」

「好，我想和你，照和死去的波諾一般訂立條約，你願意嗎？」

「用什麼作條件？」

「我們每星期來一次這裏，如過去的夜間，可進鷄屋裏拿八隻小鷄，我們吃七隻，送一隻給你。如果你能通聲氣，便假裝睡着，不要出來驚醒你的主人。」

「波諾是這樣做嗎？」比歐契問道。

呀，是的，我們彼此順遂度日。你靜靜地睡去，在我們離開這裏之前，一定留一隻肥美的小鷄，給你作明天的早餐，你明白了嗎？」

「很好，」比歐契回答道，但是他搖着頭接着說，「過一會兒，我們再談吧。」

四隻黃鼠狼自由無阻地跑到靠近狗窩不遠的鷄屋，他們用牙齒咬開門門，排成隊進去。然而他們剛進了門，房門砰的一聲被關牢了。

誰關上門呢？哦，是比歐契關的。房門沒有鎖，他拿了一塊大石頭壓在旁邊，立即像一隻警犬似的大聲叫——汪！汪！汪！汪！

農夫聽見叫聲，跳下床，肩起槍，走到窗口說，「什麼事？」

「有強盜在這裏。」比歐契叫道。

「他們在那裏？」

「在鷄屋子裏。」

「我馬上就來。」

不等待回答，農夫便跑出來，捉住了四隻黃鼠狼，放在大布袋裏，他提起袋子，很滿意地說：「你們會偷我的小鷄！我應該懲辦你們，但你們都不值得我處罰；我拿你們進城去給別人吧。這是你們不應得的厚待，然大量人，是不以為意的。」

他走近比歐契，愛撫地對他說：「你怎樣關住這四個強盜呢？我那善良忠實的波諾從未做過啊！」

木偶想完全告知他關於狗和黃鼠狼所訂立的可恥的條約，但是當他記起那狗已死了，他便想道：「我為什麼要控告死去的呢！死者已矣，讓他安息吧！」因此他不向農夫告密。

「黃鼠狼進來時，你睡着嗎？」農夫再問道。

「我睡着的，」比歐契回答道，「但他們啾啾啾的作聲，驚醒了我；其中一個到我屋前說：『若你答應不叫醒主人，我們可以送你一隻肥美的小雞當禮物，』你明白嗎？不知他們竟有面子對我說？我只是一個十足的木偶，但我永不與偷竊同謀！」

「勇敢的孩子！」農夫叫道，拍拍他的肩，「你是光榮的，我非常稱讚你，現在你可以自由回家了。」

他給比歐契解掉了狗圈。

第二十三章 木偶痛悼仙女，大鵬鳥帶他到海濱

比歐契如釋重負，脫掉這笨重的使人羞辱的狗圈，他跑到野外，不停留一分鐘地向着仙女的屋子疾走。

當他走到森林附近的大路，這地方是他從前不幸碰到狐狸和貓的地方。他看見從前弔他的大橡樹，到這裏他想找尋仙女居住的那間小的屋，可是已經看不見了。

他發愁了，急疾地走到那白屋的舊址，停下了脚步。白屋子沒有了，只見一塊白色的大理石，刻着下面的字：

藍髮仙女之墓

為悲痛小弟比歐契棄絕而死

因為他不懂得字，不知是什麼意思。饒舌的蟋蟀出現在旁邊，讀大理石上的字給他聽。你們試想想，當木偶明白這事後，他是怎樣呢？他撲到地上，把住大理石狂吻，哭得心碎。他一直哭了整整一夜，次日哭了一個上午，直到淚盡聲嘶，哭聲在叢山間迴嚮。

「喲，我的仙女姊姊！你為何死呢？」他叫道，「為什麼不讓我代你死呀？喲，我親愛的仙女姊姊！請告訴我到那裏去找我爸爸？我要永遠和他在一起。喲，告訴我你沒

有死，如果你愛我，愛你的小兄弟，回來吧！還魂吧！你離開我不寂寞嗎？如果強盜再來捉我吊到樹上，我必定死的。現在我已失掉爸爸，我活在這世界上怎樣辦呢？誰人能養活我？誰人能給我衣服？喲，我！我！只有死！只願死呀！鳴！鳴！鳴！……」

他絕望地扯他的頭髮，但是這頭髮是用木造的，他扯不動。

一隻大鵬鳥在上空四週飛，看見木偶伏在大理石上，飛翔在低空間說：「告訴我，你跪在這裏做什麼？」

「你不看見我哭嗎？」比歐契說，擡起頭，用短衫抹乾眼睛。

「告訴我，」大鵬鳥接着說，「你知道那個叫做比歐契的木偶嗎？」

「比歐契？你是說比歐契？」木偶叫道，突然站起來；「我就是比歐契。」

大鵬鳥聽了，便飛落在地上，他的身體大似十個火鷄。

「你可也知道傑別特？」大鵬鳥問道。

「怎麼不知道！他是我可憐的爸爸。他有沒有向你問到我？你能否帶我到他那裏去？他好嗎？告訴我，他怎樣了？」

「我前三天在海濱看見過他。」

「他在做什麼？」

「他造了一隻小船，準備渡海。這可憐的人已有四個月不見你了，因為到處找不到你，所以他現在做一隻船，要到別的國家去找你。」

「海濱離這裏多遠？」

「一千里。」

「一千里！啊，大鵬鳥，喲，如果我也有一雙翼就好了！」

「你如想去，我願背你去。」

「怎麼？」

「背你在我背上，你重嗎？」

「不，我似羽毛一樣輕。」

這時不再說什麼，比歐契便跳上大鵬鳥的背上，像騎上馬背似的。他對大鵬鳥叫道，「預備，走！」大鵬鳥振動了一會，他們便飛到雲端去，到達最高的地方，木偶好奇地俯視下面，嚇了一驚，立即用手抱住大鵬鳥的頸。

他們飛了整天，直至黃昏，大鵬鳥說：「我很渴了。」

「我也很餓。」比歐契接着說。

「讓我們停在巢裏休息一會再飛，明天早上便可到海濱了。」

他們停在一個山上的大巢裏，裏面只有一小盤水和一些山藜豆。

木偶從未吃過山藜豆，他聽見這名字就覺得討厭。但是那天晚上，他狼吞虎嚥的吃完了。轉身對大鵬鳥說：「我從未相信山藜豆，有這麼好的滋味。」

「這就是很好的教訓，我的孩子，」大鵬鳥回答道，「餓了，山藜豆也是好的。既

饑餓，就不能再有幻想和嗜好。」

他們很快吃完了東西，繼續飛行。次日早晨，他們到了海邊。

大鵬鳥放了比歐契在地上，不需任何道謝，立即飛去了。

海濱聚集許多人，他們望着海，做手勢彼此議論着。

「發生了什麼事？」比歐契問一個老婦人道。

「有一個老頭子，他遺失了兒子，冒險渡海去找尋他，波浪翻騰得利害，我們擔心他會沉沒。」

「船在那裏？」

「在我指向的那一邊，」老婦人說，指着遙遠的似核桃般大的小船，船裏有一個很小的隱約可見的人影。

「這是我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小船在波浪中飄來飄去，一時在浪花中間，一時在浪花頭上。比歐契站在一處高巖上，拚命叫他爸爸的名字，做手勢，揮動帽子。在傑別特的一邊，雖然隔得很遠，他也認得清他的孩子，同樣地揮着帽子，盡力想划回岸邊。然他被大風浪阻住不能前進。

忽然間，海中掀起一陣巨風浪，小船被波濤掩沒不見了。他們站在岸邊，等待着小船再現，可是船兒永不能再見了。

「可憐的人喲！」一個漁人說了，黯然走開。

他們聽見一陣叫喊，轉身看見一個小孩子，從巖石頂上，跳下水裏去。

「我要去救我爸爸！」他說。

比歐契是用木頭做成的，容易漂浮，能似一條魚般游泳；在海水中，有時他被朝浪漩進水裏去，有時又翻游出水面來。與浪濤掙扎，漁人望着他，直望至他離岸遠了，看不見為止。

「可憐的孩子喲！」他們茫然地說着，然而他們無法挽救此事，陸續回家去了。

第二十四章 木偶救父失敗，重逢仙女

比歐契渴望着能拯救他的爸爸，在海中游了整夜。這是多麼可怕的游泳呀！天下着冰，雹聲隆隆，電光閃掠，使黑夜猶如白天，電光劃破了黑暗。

黎明時，他看見了一處海岸，這是突出在大海中間的一個島嶼。他疲乏地爬上沙灘，浪濤跟着掩擊上來。最後，一陣猛浪把他沖上岸上；沖盪的力量很大，打得他的身骨幾乎要碎了。他說：「我總算還是幸福得逃生了。」

天氣轉晴，燦爛的陽光，照在平靜無波的海上。木偶脫掉衣服，放在地上晒乾。他眺望四週，但是看不見載他爸爸的小船。

「我要知道這島的名字，」他對自己說，「我要知道，最少要知道居住在這島上的人，是否仁慈，是否也捉孩子吊在樹上。然而這裏沒有一個人，我去問誰呢？」

在寂寞的島上，他發愁得哭起來。突然他看見一條大魚，在離沙灘不遠的地方，游出水面，像在忙什麼似的。木偶大聲的喊道：「喂，魚先生！你願意回答我一個問題嗎？」

「好，」大魚像海豚一樣有禮地回答。

「你能告訴我在島上可找得到食物嗎？」

「我相信是可以的，」大魚答道，「從這裏去不遠，你可以找到人家。」

「我要走那一條街去？」

「向直走轉過左邊，便可以到了。」

「請你再告訴我，你整天整夜在海裏，你可看見一隻小船和我爸爸嗎？」

「誰是你的爸爸？」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而我是最壞的孩子。」

「昨天大雷雨的晚上，我們只看見一隻小船沉沒了。」

「我爸爸呢？」

「現在他被蹂躪海中的鯨吞吃了。」

「鯨魚是很大的嗎？」比歐契問道，他已覺得悲傷和非常駭怕。

「大嗎？」大魚回答道，「我告訴你，他的嘴吧，能吞沒五層樓房，火車和引擎機這樣你可想像他是多大了。」

「喲，我的媽呀！」木偶驚惶地叫了，背轉大魚，匆忙地說，「再會，魚先生！我十分多謝你的好意。」

比歐契說後，迅速的走向小路，他像聽見一極微細的聲音。這是因為他恐怕有鯨魚跟在他後面的緣故。

走了半小時，他到了一個小村莊，名叫忙蜂國，街上擠滿熙攘的人，跑來跑去忙着各人的差事。

「我懂得了，」沒出息的木偶叫道，「這村莊不是給我住的，我是生來便不做工的呵！」

因為他已經有一天全沒吃過一點東西了，肚子很餓，他怎麼辦呢？這只有兩條路給他走——去討飯或是去做工。討飯是可恥的，他爸爸曾告訴過他，只有真正的窮人，病人，或是瞎子，才去討飯，即算一個窮人，也應勤勞去工作，不願挨餓。

這時，有一個人走過，他推着運煤的貨車，週身大汗。比歐契望見那人勤懇的表情，他慚愧得垂下眼睛，低聲地說：「你能給我一個便士嗎？我餓得要死了。」

「一枚也沒有，」煤礦工人回答道：「你能幫我推車上山，我願意給你五便士。」

「我駭怕，」木偶像被得罪了地回答，「我不是騾，從來我就不推過車子。」

「這對你有害嗎？」礦工回答道，「那麼，我的孩子，你既餓得要死，使用你的驕傲去充饑好了！」

不久，一個泥水匠經過，肩上托着一袋石灰。

「好先生，你施捨一個餓孩子嗎？」

「同我來，你幫我背石灰袋子，我給你五便士。」

「石灰太重了，」比歐契回答道，「我不能背。」

「你不能，就餓餓吧，再會！」

不到半點鐘，許多人走過他的旁邊，都對他說：「不要臉！不謀正業，老是站着討飯，真像是個流蕩漢。」

最後有一個和善的婦人，挑了兩桶水走來。

「你能給我一些水喝嗎？」比歐契問道，他已經是渴不可耐。

「自然可以。」和善的婦人說，放下兩桶水在地上。

比歐契像海綿一般吸飲着水。低聲靦腆地說，「如果我再有別的東西吃就好了。」

和善的婦人聽了他的話，很快地回答他說：「你能幫我拿一桶水上山，我給你一片好麪包。」

比歐契望着挑水的女人，不說可否。

「只要拿過花椰葉田的後面，我給你一個餅。」

這時比歐契不再遲疑了，他說：「好！我幫你拿水回家。」

水桶很重，用手提不動，他把水桶頂在頭上走。到了家裏，和善的婦人給他東西，

任意吃飽。比歐契狼吞虎嚥地吃，他多麼餓，其實他已是一星期不吃過東西了。

比歐契吃了很久，擡起頭感謝他的女恩人。突然他驚奇地叫着：「呵！唔！呵！唔！舉起文子的手，木然在空中停着，眼睛睜大，嘴裏塞滿麪包，動也不動。

「什麼事情？」和善的婦人笑着問他。

「什麼！」比歐契結舌地回答說，「什麼！——你真像，——是！是！是！……藍髮仙女。呵，真像她！喲，我的小仙女，告訴我是你！爲什麼叫我拿這麼重！你知道我拿過這樣重的東西嗎！……我是多麼難受呀！」

比歐契說了，淚下如雨，跪在地板上，抱住神祕的女人。

第二十五章 仙女說服了比歐契

起初，這和善的小女人，假裝她不是藍髮仙女，但到後來，她揭穿了這幕趣劇，自己承認了。對比歐契說：「你這小光棍！爲什麼你以爲這是我？」

因爲我看你很像，這已是告訴我了。」

「你記得我？你已經忘記我會告訴過你的一切了。現在我蒼老得能作你的媽媽了。」

「這使我更高興了，我是這樣叫你吧。我要像別的孩子一樣有一個媽媽，但是爲什麼你長得這麼快呢？」

「這是祕密的事。」

「教我怎樣做，我喜歡長快些，你不看見嗎？我的身體常常只是這麼高。」

「你不能長大。」

「爲什麼？」

「一個木偶是不能長大的。他們是產爲木，生爲木，死也爲木。」

「啊，我討厭常常是木偶。」比歐契叫道，打他自己的頭，「我要變成一個人。」

「若是你應得的話，是可以的。」

「真的嗎？我應怎樣做呢？」

「那是很容易，只要常常做一個好孩子。」

「啊，現在我知道了。」

「這無他，只要做一個聽話的孩子，而你就……」

「我永遠聽話。」

「好孩子愛讀書工作，而你……」

「我愛玩和逃走。」

「好孩子常說誠實話，而你……」

「我常撒謊。」

「好孩子願意上學，……」

「學校對我是可怕的东西，但自今天起我要改變我的生活。」

「你答應了嗎？」

「答應你，我要變成一個乖孩子，安慰爸爸，現在他在那裏？」

「我知道，我真正知道。」

比歐契聽了這回答，愉快得狂跳起來，擡起頭親熱地望着仙女說：「告訴我媽媽，你真的沒有死嗎？」

「沒有那回事。」仙女回答道。

「我聽說你是葬在大理石下時，你知道我是多麼悲痛嗎？……」

「我知道。你還算有真誠的良心，故我饒恕你。小孩子們有一副好心腸，縱然他們像一個無賴，也能漸走入正途。我來到這裏是願意做你的媽媽。」

「啊，這多好！」比歐契說，一面欣快地跳着。

「你能永遠願意聽我的話了嗎？」

「願意，願意，願意！」

「那麼，明天」仙女說，「你要開始上學去。」

「比歐契這時忽然變得不大高興。」

「以後你要選擇做一門手藝或一些工作。」

比歐契變得喃喃無話可說。

「做什麼你啞口無言？」仙女問道。

「我說現在上學太遲了。」

「不，孩子！記住讀書是不怕遲的。」

「但我不願去學手藝。」

「爲什麼？」

「因爲我討厭做工。」

「我的孩子，若一個人是這樣，必得進監獄或濟貧院。每一個人，不論貧富，都應做一些事。懶惰是最慘的毛病，快須醫好，不然，你永遠不能生活下去。」

這些話激動了比歐契的心靈，他突然擡起頭，對仙女說：「我要上學，我要工作，我要做你所希望的事，我討厭過木偶的生活，我要完完全全變成一個人，你能答應我嗎？」

「我答應你，現在就是你開始做的時候。」

第二十六章 比歐契進學校唸書

次日比歐契進了公立學校，學校裏的小學生們，看見一個木偶也來上學，大家都笑他，戲弄他。有一個拿他的帽子，有一個拉他的衣服，有些拿墨水在他的鼻下畫鬍鬚！再有一些拖他的腳蹦跳。

起初比歐契忍受着，但到後來他忿怒了，他說：「客氣點！我不是來這裏當小丑的，我尊重別人，我希望別人也該尊重我。」

「快哉！這傢伙，他像唸書一般說教喇！」一個小無賴大笑着。他們其中一個最齒莽的，正伸手去捏比歐契的鼻子，但是他不能這樣做，因為比歐契用腳在書案下踢他。

「噯，他的腳多硬！」那孩子叫道，摸着被木偶踢腫的地方。

「他的拳頭也多硬呵！」另一個說，他吃了木偶猛力的一拳。比歐契終以強制勝，最後同學們都以和愛待他。

在學裏，他用心，勤懇，聰敏，——常常是最早上學，散學時最遲回去。故先生們都嘉獎他，他的缺點，只是常愛和那些懶惰的同伴在一起。先生每天提醒他，仙女也善意和他說：「謹慎些，比歐契！你那些壞朋友，將有損你的學習。」

「沒有關係，」木偶聳聳肩說。用大母指指額頭，似乎說：這裏有足夠的智慧。」

有一天，天氣很好，他在上學途中，碰見了幾個頑皮的同學，他們對他說：「你知道這好消息嗎？」

「什麼？」

「有一隻像高山般大的鯨魚，漂浮在離此不遠的海灘上。」

「真的嗎？或者像吞掉我爸爸的一樣大的。」

「我們去看，你去嗎？」

「不，我要上學去。」

「噫！何必老是擔心上學呢？日子多着，曠一二課，有什麼打緊。」

「先生會罵嗎？」

「呵，明天我們有理由和他說。」

「我的媽媽知道怎樣呢？」

「她不會知道。」那頑皮懶惰的孩子說。

「那麼，待放學後我才去看。」比歐契說。

「笨東西！」他們說，「鯨魚能等你這麼遲遲去看嗎？我們去吧！你不去會後悔的。」

「要多久才走到那裏？」木偶問道。

「一點鐘後，我們便可以回來。」

「好，這樣我也去。走吧！誰先到，誰就是英雄！」比歐契叫道。

他們開始賽跑，比歐契常走在最前面。他兩隻小腿像對翅膀般飛奔，常常掉頭回來望遠落在後面的同學，看他們喘着氣，滾在塵埃中。於是他大聲笑起來，然而這可憐的孩子，不知又要遇到怎樣不幸的事情了。

第二十七章 木偶在海濱打傷希章被捕

到了海灘，比歐契上下望着海岸，但是沒有鯨魚，海水如鏡般的平靜。

「鯨魚在那裏？」他對同伴們問道。

「吃早飯時，他已走了。」他們有一個笑着說。

「他疲倦了，要去午睡。」有一個頑童說着，更大聲笑起來。

比歐契聽了這些回答，他知道同伴們是戲弄他的。他不相信這事情，他對他們忿怒地說：「你們騙了我！」

「因為我們要……」他們同聲說。

「要什麼？」

「因為我們要你逃學一天。你不厭倦天天上學嗎？你太用功囉！……你要怎樣？」

「我用功與你們何干？」

「當然，這事情在先生面前，對我們影響太大了。」

「怎麼？」

「因為一些人勤，一些人懶。我們不要這樣，就是這緣故。」

「我如何做才能滿你們的意呢？」

「你應當討厭上學，認先生是我們的敵人。」

「若我用功，你們怎樣對付我？」

「我們要監視你，一有機會便打你。」

「這真太可笑了，」木偶搖着頭說。

「當心點，比歐契！」最大的那個同學說，向他跑過來，在他身上打了一拳；「你不能嘲笑我們，不應向我們驕傲，我們不怕你。記住你只一人，我們可是七個。」

「現在，比歐契！我要給你一個教訓！」別一個同學叫道，正要一拳打到他的頭上；靈活の木偶低下了頭避開，猛然報復一拳。就此大家打成一堆，比歐契雖然力寡，也能自衛。他堅硬的木脚，把他們的腿踢傷。

同伴惱怒了，想擡起石頭擊他，可是他們不能，最後他們拿拍紙簿，和教科書擲他。他很快避開，所有的教科書和拍紙簿，都投到海裏去了。

海裏的魚游上來，望見飄散的書頁，他們以為是可吃的東西，可是書不能當作食料，他們厭惡地歪着臉眨眨眼，游到水底去。

他們凶狠地毆打着，這時一隻大螃蟹從水裏爬上來。慢慢走在沙灘上，像患着傷風地嘎聲說：「停手！停手！你們將兩敗俱傷，這是不幸的喲！」

螃蟹的話如耳邊風，不起作用。倔強的比歐契粗暴地對他說：「呵！不要做聲，醜怪的螃蟹！吃些海草治你的傷風吧，回家去睡你的。」

這時頑童們把他們自己的書都丟光了，他們看見比歐契有一本很厚的硬面精裝的算術理論書。有一個很快的奪過這本厚重的書，看準比歐契擲去，但比歐契一閃，接過了書，反把書用力投擊着一個同伴的頭上。被擊中的一個，橫倒在地，臉色變得發青，額角突出一塊藍色的腫痕，已經昏過去了。這樣一來，嚇得其他頑皮的孩子，都急急奔

散。數分鐘後，他們都跑得無踪影了，只剩下比歐契一人。

悲痛和駭怕襲上心頭，他走到海邊浸濕他的手帕，回來洗他昏倒同伴的太陽穴。他絕望地喊道：「希章！我可憐的希章，睜開眼看我吧！爲什麼你不回答我喇！……不是我傷害你的！相信我，這不是我呀。若你不睜開眼睛，你也把我害死了。現在我怎能回家去呢？怎樣對我的好媽媽說呢？她又怎樣對我說呢？我將要到何處去？何處能給我容身？喇，千好萬好，我上學去就好了！爲什麼今早我聽他們說？我記得先生和媽媽都對我說過，『謹防壞朋友！』但是我倔強，我不好，我是太固執的孩子。他們講他們的，我儘管任意亂行，爲什麼我這麼不長進？我一生中沒有過平靜的日子，喇，親愛的！我將有如何結果呢？……」

比歐契繼續哭着，打他自己的，名字叫希章。

忽然他聽見一陣腳步聲，來了二個警察，他們問道：「你在這裏幹嗎？」

「我救我的同學。」

「他受傷了？」

「是！」

「傷勢頗重，」他們有一個說，彎下身看希章；「他太陽穴被擊受傷了。誰打他？」

「這不是我，」木偶顫顫地說。

「不是你，是誰？」

「不是我，」比歐契吃吃地答道。

「他被什麼東西打的？」

「這本書，」木偶拿起那本厚書給警察。

「這本書是誰的？」

「是我的。」

「這夠證明是你打他了。站起來，跟我走！」

「但是，我……」

「跟我們走！」

「但是我是無罪的！」

「跟我們走。」

起行之前，警察對一個划船經過這邊海濱的漁人叫道：「我們託付這受傷的孩子給你，請你帶回家去療治他，明天我們再去看他受傷的情形。」

兩個警察把比歐契挾在中間喝道：「走！快些走！你若不走，我們對你不住。」

木偶沒有什麼話可說，只得開步走。這可憐的孩子，如茫然無知，魂不附體；像置身在一個恐怖的夢裏！他已近乎顛狂，眼睛昏花，腳在顫抖，伸長舌頭，不能說一句話。在這種痛苦的狀態中，他想到，若要經過仙女家中的窗口，不如一死了之。

他們走近城市，一陣狂風吹過來，把比歐契的帽子吹落在後面。

「你允許我去拾起帽子嗎？」比歐契問道。

「可以，不過要快點。」

木偶走向後面，但是他並不把帽子戴起來，放在嘴裏咬着，立即向海邊逃走，如箭般跑去。

警察覺得不能捉住他了，放了一隻在賽會中曾獲頭獎的善聞人血的獵犬，追捕他。比歐契在前跑，獵犬在後追。許多人聽見這跑步聲音，大家都走到門前或窗口，看誰跑得快。可是比歐契和獵犬跑得那麼利害，滾滾的飛塵把他們掩沒；看不見了。

第二十八章 青色的漁人捉住比歐契

獵犬亞力狄，快要追上比歐契了。他已覺得後面有野獸急喘的熱氣。倏幸這時走近了海灘，他看見了離海不遠。

他跑到海岸，像一隻青蛙，躍身跳入水裏。亞力狄停了一會，做了一個姿勢，也跟着跳進水裏。不幸狗不會游水，他舞動前腳，免得沉溺，但是越動得利害，頭也越沉下了水裏，最後他把頭伸出水面時，眼睛充滿了淚水，拚命地叫了幾聲說：「我氣塞了！我要被溺死了！」

「死！」比歐契答道，他已游得遠去，脫離了這危險。

富有憐憫心的木偶，他有一副好心腸，動了仁愛，他轉向獵犬說：「假使我救了你，你能答應不再追我嗎？」

「好，我答應你，快來，再遲我將要死啦！」

比歐契遲疑了一會，記起爸爸會告訴他說，善行永不相忘，於是他游近亞力狄，拖住他的尾巴，把他安全地拉到沙灘上。

可憐的獵犬，已經不會站立起來，他像一隻氣球一樣，無意間吞飲了許多鹹海水。木偶爲着謹慎，自己再跳進水裏，游遠了叫道：「再會，亞力狄！你的朋友前，請代我致意！」

「再會，比歐契！」獵犬叫着，「多謝你救了我的命，你爲我出了不少力，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將來我希望能報你的恩。」

比歐契繼續在海濱附近游泳，他想應該到一處安全的海灘去，前後一望，看見了一個岸邊暗礁的洞，噴出一縷如長綫般的火煙。

「在那洞裏，」他對自己說，「一定有火，好極了；我可以去烘乾我的衣服，真碰得巧。」

他決定到那暗礁洞去，但當他正要走上去時，突覺得有什麼東西在水裏拖住了他。想逃走已不及，他看見自己和許多魚在一起，被網在一隻大魚網裏。洞口走出一個像醜惡如海中妖怪的漁人；海藻的頭髮，皮膚和眼睛都是青色，有長長的鬚，手脚很像一隻

大蠍。

漁人拉起網時很高興很滿足地叫道：「多謝！今天我可以有一頓豐盛的晚餐了。」

「這真幸運，好得我不是魚。」比歐契白語着，似有了釋放的希望。

漁人提了魚網進洞裏去，裏面漆黑，中間有堆火，燒着沸熱的一鍋油。

「現在讓我選擇看看，今天我捉得了那一種魚。」青色的漁人說。用手先捉住網裏的鰻魚。

「這是多肥的鰻魚呵！」他高興地望着魚說，把鰻魚挑選在一隻洗衣盤裏。

他挑選了許多次，分開各種魚放滿好幾個木桶。望着魚，嘴角垂涎，似難等待慢慢烹調。

「這是多美的鮭魚！」

「這是新鮮超等的鱉魚！」

「這是可愛的撻沙魚！」

「這是精選的螃蟹！」

「這是上品的鱒魚！」

最後，網裏只剩下比歐契，漁人把他拖出來，看見這少有的魚類，他叫了起來，「這個屬於什麼魚呢？我從來未看見過喲！」他把他全身看了，又說：「我明白了，他是屬於一種蝦類。」

比歐契被稱作蝦類，受了屈辱，他忿怒地說：「我不是蝦！瞧，我是一個木偶！」

「木偶！」漁人回答道，「好，好！木偶魚對我也是一種新的魚。我看一定有更好的味道。」

「吃我？你不明黑白！我不是魚，你不知我像你一樣有思想嗎？」

「對，」漁人回答道，「照我想，你生在水裏，當然是魚，因為你知道有理由可說，我尊重你的決定。」

「你是什麼意思？」

「這是我對人的尊重與友誼，讓你選擇烹調方法，是加一些蕃茄醬來煮嗎？」

「告訴你真話，」比歐契回答道，「我的選擇，是請你釋放我回家！」

「真是笑話，你不知道我要失去機會吃一種罕有的魚嗎？我把你和其他的魚在一起煎，這樣比較舒服一點。」

得了痛苦的暗示，比歐契開始叫哭起來；「若我能夠上學多好呢！我受了壞人的騙，致此下落。唏！唏！唏！……」

比歐契扭得像一條鰻魚，漁人拿了一條繩子把他縛得緊緊，和其他的魚放在一起，搽上麪粉和奶油，浸上配料。先放鯔魚進淺鍋裏，再放撻沙魚，鱉魚，最後放比歐契。他看見自己將死——像一條魚地死去！——嚇得不能說話。

這可憐的孩子，憂愁地望着漁人。但是這青色的漁人只管從他的頭至腳搽上粉，使

他變成一個像鉛粉の木偶。

這時候，漁人握住他的頸——

第二十九章 木偶脫離災難重返仙女家

正常漁人要把比歐契投進煎鍋去的時候。一隻大狗從門口因被煎魚的熏香吸引，突然進來。「走開！」漁人叫道。木偶被搽滿了麪粉，握在他的手上等待着烹調。這時可憐的餓狗，搖着尾巴帶哭般說：「給我一口魚，我便走開。」

「滾開！」漁人重複說。可是這隻真正饑餓的狗，張開了可怕的牙齒。

正在那時候，聽見洞裏有微細的叫聲：「救我，亞力狄！若你不救，我會被煎死的！」

這狗認得比歐契的聲音，驚奇地聽着這聲音從漁人手上的一團白粉裏發出。他怎麼辦呢？他高高地躍起，抓住了這團白粉，用牙齒咬緊，似箭般飛出洞外。

漁人大怒，試去捉他，可是這條魚不待他去捉，便逃掉了。

亞力狄接尋大路走回城裏，小心地放比歐契在地上。

「我怎樣來謝你呢？」木偶說。

「不必了，」狗說，「你也曾救我。在世界上應該盡可能拯救別人。」

「但你是怎樣找見那洞呢？」

「你走後，我睡在海灘上，一陣風吹來煎魚的香氣，就是這香氣帶我到那裏去的。假使我遲了一分鐘……」

「不要說了！」比歐契駭怕地叫道，「不要再說了，如果遲了一分鐘，我被煎了，吃掉了，消化完了。噫！想起來使我心寒！」

亞力狄伸着舌頭笑。比歐契握着狗的手，似兩個親密的朋友般道別。狗回家去，比歐契到離此不遠的小鎮去。在那邊他問一個正坐在門口曬太陽的老人，「你知道有一個受傷的孩子叫做希章嗎？」

「這孩子被漁人帶到這鎮上，但現在他……」

「死了嗎？」比歐契急急插嘴，打斷老人的說話。

「不，他好了；已回家去了。」

「真的嗎？真的嗎？」木偶叫道，高興地上下跳着，「傷勢不重吧？」

「不，只是被一本重書打傷而已。」

「誰人打他？」

「他的一個同伴；叫做比歐契的。」

「誰是比歐契？」

「他們都說，他是一個小壞蛋，一個流氓，一個真正的惡漢！」

「這不是真的。」

「那麼你認識他嗎？」

「只是面交的，」木偶回答道。

「你以為他怎樣？」

「他對我倒是一個好孩子，他願意上學，孝順父母，……」

當木偶說完了這故事，他的鼻子突然大起來。他驚慌了說道：「老先生，不要相信我說的話！我很知道比歐契，我告訴你，他是一個壞孩子，一個流氓，惡漢；不上學，愛和壞孩子廝混。」他很困難的說完這些話，鼻子才恢復原來的樣子。

「你為什麼搽得週身白粉？」

「你願聽，我可告訴你，可是說來話長。」木偶回答道，他羞慚說出原因。

「好，我的孩子，你不能像這樣走呵，我有一個袋子，正合適你用，我願送給你。」

不經催促，比歐契拿了袋子，在一端用剪刀裁了一個洞，像襯衣一般套在他頭上，輕輕穿好，向家裏走。在途上對自己說：「我怎有面目見我慈愛的仙女呢？當她看見我這樣子，她怎麼說呀？她還能原諒我嗎？喲，不，我知道她不會再原諒我，因為我不是守諾言的惡棍！」

走到鎮上，天已黑，下着大雨；他一直向仙女的屋子跑，決意去敲門。但待他到了

門口，他膽怯了起來。在門口四週徘徊，往返數次，都不敢敲門，最後的一次，他試去一拉門鎖，門鎖跌到地上，發出很響亮的聲音，這使他更害怕了。

他等着，等着，半點鐘後，四層頂樓上的窗子打開，比歐契看見一隻大蝸牛爬出來，蝸牛叫道：「這樣的風雨黑夜，還有誰在此？」

「這是仙女的家嗎？」木偶問道。

「是，仙女已睡了，不願別人喚醒她。你是誰呵？」

「是我。」

「誰是我？」

「比歐契。」

「誰是比歐契？」

「就是和仙女住在此的那個木偶。」

「唔，我知道了，」蝸牛說，「等着，我立刻下來。」

「請你快些，我冷得要死呢！」

「我的孩子，我是蝸牛喲，蝸牛是走不快約。」

二點鐘過後，門仍未開，比歐契在寒冷中顫慄，他再敲門。三樓的窗子揭開，蝸牛爬出來。

「美麗的蝸牛，」比歐契在街上叫道，「我在這樣的天氣，站在這裏，等了二點鐘

，就像等了二年喲，請你快點好嗎？」

「我的孩子，我是蝸牛喲，蝸牛是走不快的。」

午夜已過，又過了二點鐘，門仍是關着。比歐契不能忍耐了。他盡力地拉住一隻門鎖；門鎖變成了一條鰻魚，從他的手裏，跳到街上下雨積成的流水裏。

「呵！呵！」比歐契喊道，更惱怒起來，「門鎖沒有了，我用腳踢。」因為他踢得太用力，一隻陷進門隙去，拔也拔不出來。這使他多難過啊！他只好用一隻腳站在地上，屈服地等待到早晨來臨。

早上門開了，蝸牛從樓頂下來去開門，足足走了九點鐘，弄得滿身大汗。

「你的腳怎會陷在門裏？」他問道，笑着。

「我真倒霉，瞧吧，仁慈的蝸牛，快幫幫我忙。」

「我的孩子，你請一個木匠吧，我從未學做過差事。」

「請仙女幫我。」

「仙女還睡着，不願別人喚醒她。」

「但我的腳，整天被挾住怎辦喲？」

「你可以數數經過的螞蟻，當作解解悶。」

「你拿些東西給我吃好嗎？我很餓呢！」

「好，我馬上拿來，」蝸牛說。

三點鐘後，比歐契才看見蝸牛在頭上，帶來一隻銀色的小碟，碟子裏裝有些麪包，幾片雞肉，和四個熟杏子。

「這是仙女給你的早餐。」

比歐契看見食物，得了安慰。但他接到了碟子，看見麪包是用粉筆做的，雞肉是用紙皮做的，四隻熟杏子都是玻璃的。

這使他哭了，尖厲地叫喊，把銀碟子擲到屋裏；但是他因過於衰弱，所以昏倒在地。待他復蘇時，他發覺自己坐在沙發裏，仙女靠在他旁邊。

「這次我饒恕了你，若你再是這樣做，罪歸你自己了！」仙女說。

比歐契答應從此學乖。他的諾言保持了一年。學校考試，他獲第一名的榮譽。仙女非常高興對他說：「明天，你能實現你的心願了。」

「這是什麼？」

「明天，你可以從木偶變成了一個真正的人。」

比歐契知道了這消息，真是無法形容他快樂的情緒。預備開盛大的茶會招待他所有的朋友和同學們。仙女預備了二百個杯碟和四百個小夾肉麪包。這盛會已定期舉行，

但——

一生不幸的木偶，什麼事情都被這「但」字所毀壞了。

第三十章 盛會前木偶離家和燈心往遊戲國

比歐契請求仙女准許他到外面去邀請他的朋友們，仙女說：「去吧，但記住，在黑夜前必須回來，懂嗎？」

「我一點鐘後便回來。」他回答道。

「留心點，比歐契！孩子們多慣易答應別人，可是他們多是不能守約。」

「我不像別的孩子，我一定遵守我的諾言。」

「我們看看吧，若你不服從，這對你是不幸的。」

「爲什麼？」

「因爲孩子不遵從父母的忠告，一定遇到不幸。」

「我已經有經驗，」比歐契說，「現在你會看見我事事都能聽從的。」

「我願意你說真話。」

不到一小時，所有的朋友多已被邀請過。有些答應來，有些起初猶豫着，到聽說有豐富的茶點後，都答應來了。

在朋友中，他最歡喜的一個，名叫羅米亞，因爲他瘦長得像平常人家拿來點燈用的燈心一般，所以他的綽號叫燈心。

燈心在學校裏最懶最頑皮，然比歐契最愛他，所以他特意去邀請他明天來參加茶會。但到處找不見，最後在一個農場木棚的下面看見了他。

「你在這裏做什麼？」比歐契問道。

「我等待夜半，好往外面走。」

「你到那裏去？」

「很遠，很遠，很遠的！」

「我到處找了你。」

「你找我有什麼事呢？」

「你不聽說嗎？」

「聽說什麼？」

「明天我不再是木偶，可以變成人了。」

「好運氣！」

「但我要請你到我家裏去，」

「今晚我要走的！」

「什麼時候？」

「馬上，」

「你到那裏去？」

「我要到世界上一個最美麗的新的村莊去，那裏是真正富沃的地方。」

「叫什麼名字？」

「叫遊戲國，你爲什麼不去呢？」

「我？當然不去！」

「你錯了，比歐契，相信我，不要錯過機會。你能到那裏再找得到似這樣好的地方和好同伴呢？在那邊沒有學校，沒有先生，也沒有書。在那快樂的地方，不須上學，天大都是禮拜，一年到頭都是假期，這正是我所找尋的地方。」

「在遊戲國裏，你如何度日呢？」

「從早玩到夜，晚上睡了，明早起來，仍過同樣的生活。你不歡喜嗎？」

「噓！」比歐契說，又高興地搖搖頭似的說：「那地方一定能使我十分快活。」

「你願意和我們一同去嗎？請你決定是或不是。」

「不，不，不！我已經答應仙女說要做一個好孩子，我要踐約，太陽快下山了，我要回去。再會，願你一路平安！」

「不要這樣快走，你忙什麼？」

「因爲我告訴仙女，在黑夜之前回家。」

「等二分鐘。」

「不，太遲了。」

「只二分鐘。」

「仙女會罵我的。」

「不管她，她罵夠了，便會停止的，」小無賴燈心說。

「你怎樣去的？單獨一個人或有同伴去？」

「單獨？不，有百多個孩子都要去。」

「是步行去嗎？」

「呀！不，有小馬車來接你去的。」

「馬車要多久才能來到這裏？」

「什麼？」

「我要看馬車來後，看看你們全體出發。」

「你稍等一會，便可看見他們。」

「不，不！我要回家了。」

「啊，再等二分鐘。」

「不；我不能再等，仙女惦記我呢！」

「可憐的仙女！她是否是想你回家要吃鞭子呢？」

「可是，告訴我，」比歐契催促着；「那裏真是沒有學校嗎？」

「連學校的影子也沒有！」

「也沒有先生嗎？」

「一個也沒有。」

「永遠不用唸書嗎？」

「永遠，永遠，永遠！」

「啊，真是好地方！」比歐契說，嘴邊垂涎神往，「我雖不去那裏，可是我也想像得到那是好地方。」

「爲何你不去呢？」

「這對我無用處，我已實行諾言，做一個好孩子。」

「好吧，再會，同學們之前，請你代我致意。」

「再會，燈心！祝你旅途好，並盼你得到許多新朋友！」

說完了話，木偶舉起脚步往家裏跑，但不一會停下來問道：「你說當真那裏天天是禮拜日嗎？」

「我不騙你。」

「一年到頭是否一定天天都是假期？」

「我不騙你。」

「這真是好地方喲！」比歐契說，接着又叫起來，「好，再會，祝你旅途平安！」

「再會！」

「你立刻動身嗎？」

「稍待一下即走。」

「倒霉！我以為可送你們走的。」

「駭怕仙女要回去是嗎？」

「現在已遲了，再遲一句鐘，亦無大分別了。」

「可憐的比歐契，仙女要罵你，你怎麼辦？」

「讓她罵好了，罵得夠了，就會停止。」

這時天已全黑，忽然在路上，看見一綫微光，聽見小號角像蚊蟲營營地吹響。

「他們來了！」燈心站起來說。

「是誰？」比歐契低聲地問道。

「是小馬車來接你，你的意思怎樣？是或不是！」

「你是否說真話？」木偶問道，「那邊的孩子真的不上學嗎？」

「永不，永不，永不要！」

「那真是一個好地方！」

第三十一章 比歐契在遊戲國裏樂極生悲

現在馬車無聲地來到面前了，車輪是用粗麻和破布做成的，有十二匹驢子拉車，驢子都是一樣大，然各有不同的顏色：有褐色的，灰黑斑點的，和藍黃條紋間雜的。其中最奇特的，是十二匹驢子都穿着小鐵鞋，白色發亮的鞋子像人穿的一般。

車夫是一個大胖子，像一隻奶油大鐘一樣，諂媚而笑；臉孔像一隻蘋果，纖弱油膩的說話聲音，像一隻花貓獲得母貓鍾愛時的歡叫一樣。

他們看見了車夫駕駛着車子，開始走向在地圖上尋不到的地方——遊戲國去。

車裏載滿七八歲大的孩子，像沙丁魚擠疊在一隻箱子裏，擠得呼吸也感到困難。但是沒有一個人說聲「不！」沒有一個發怨言。因為他們不久即可到達一處新的地方去，那地方是書上沒有，學校裏的先生也沒有說過的。這新的安慰，使他們忍受痛苦，也不覺渴不覺餓。

車子突然停下，胖子車夫轉向燈心，裝腔作勢做鬼臉說，「告訴我，可愛的小情郎，你願意同我們去那最幸福的國家嗎？」

「當然，我願意去。」

「不過我忠告你，車上已沒有位置了。你瞧擠得多滿呀！」

「呵，好吧，」燈心回答道，「裏面沒有地方，我坐到車頂上好了。」

他在車夫旁邊跳上去。

「你的朋友怎樣？」車夫說，很客氣地望着比歐契。「你怎樣？也和我們一齊走嗎

「我不走，」比歐契答道，「我想回家去，我要用功唸書，做個好孩子。」

「這對你有什麼好處呢？」

「聽我說，比歐契！」燈心說，「和我們去永遠得到快樂。」

「不，不，不！」

「和我們在一起，永遠得到快樂，」車裏有四個孩子叫道。

「和我們在一起，永遠得到快樂！」他們一齊叫起來。

「我要去的話，仙女怎麼說呢？」比歐契問道。他覺得他的衣袖被拉住了。

「你想到了沒有，你想到我們要去的那個國家嗎？在那邊，我們不受管束，整天可以任情歡叫。」

比歐契沒有回答，意志開始動搖了起來，最後他說：「讓我一個位置，我要同你們去。」

「位置已滿了，」車夫回答道：「你坐我這裏吧。」

「那你坐那裏呢？」

「我步行。」

「不，這樣我不應該，我騎在一隻驢子背上了。」

他立刻騎上一隻驢子背上，驢子躍起後腳，把比歐契拋跌下來。所有車上的孩子們

看了都大笑了。

比歐契很不樂意，另跳上別隻驢子背上，跳的姿勢很好，孩子們鼓掌歡呼道：「比歐契萬歲！」

他們正要出發的時候，驢子又躍起後腳，使比歐契復跌下在一堆石頭上，孩子們看了，又大笑一陣。車夫走到驢子身邊，在他耳邊像偷偷地說了些什麼，然後對木偶說：「再騎上去，不用怕，那驢子因不習慣，我已對他說了，他能順從的。」

比歐契再騎上驢子，車子出發，驢子們疾馳而走。木偶像聽見一聲陌生的聲音叫道，「可憐的傢伙！你太放縱，會吃虧的！」比歐契驚奇地左右望着大路，找尋這聲音從何處來。可是他看不見一個人。驢子疾奔，輪轉一往前進。車裏的孩子都睡着了。燈心軒聲如睡鼠，車夫唱着下面的歌：

他們終夜睡

我永遠不……：

他們又前進了一里路，比歐契又聽見了聲音，這時聲音說着：「記住，笨傢伙，孩子逃學，不讀書，只願玩，是沒有好結果的，我知道這害處，我是曾經經歷過來的人，但我不願多說了，將來你會似我一樣後悔不及喇！」

木偶聽了這低聲密語，比剛才更驚奇起來。他跳在地上，把耳朵湊近驢子的鼻端，看見驢子像一個孩子般啜泣着，他更驚駭了。「車夫先生，」比歐契叫道，「你知道這

驢子爲什麼哭嗎？」

「讓他哭吧，等一會有些乾草給他吃，就會笑了。」

「誰教他講話的？」

「他在城上住了一些時候，學會了幾句。」

「可憐的畜牲！」

「不要浪費你的時間去憐憫一隻驢子的哭吧，騎上背去，喝他走。今晚天氣清爽，我們的路遠遠呢。」

比歐契靜靜地聽從了，馬車繼續前進。太陽升起時，他們可以抵達遊戲國。

這國家與別的地方不同，人口全是小孩子，最大的不過十三歲，最小的在七歲以上。市街嘈雜，紛亂，喇叭鬧聲使你頭痛；到處有孩子們聚在一起玩玻璃珠，或作別的不規則的球戲。有些騎在自行車上，有些騎在木馬上，有些在捉迷藏；或者做觸贏遊戲，唱歌，跳長凳，有些翻筋斗，用手走路，有些踢別人的頭，有些笑着叫，吹口哨，學解蛋的鷄叫。總之，到處是喧鬧，使你要用棉花塞住耳朵。

比歐契，燈心，和別的孩子們，都到了這國家了，他們開始和他們在一起玩，沒有一個不感到快樂和滿足。「啊，這是多美麗的生活呀！」比歐契說，跟着燈心跑。

「瞧；我說得對嗎？」燈心說道，「你不想來，要回到仙女家裏去上學！你今天可以從許多纏擾，和上學的煩惱中解放了。你應該多謝我。但誠實的朋友，只知施恩給別

「我不要你多謝我。」

「可憐的先生！」別一個孩子搖著頭回答道，「他們不能再罰我們了。」

他們在遊戲國玩了五個月，從不看見書，從不唸書，一天到晚玩着。有一天早晨，比歐契醒起來，他驚覺這快樂的日子，反使他增加了痛苦。

第三十二章 比歐契和燈心變成了驢子

驚奇什麼呢？親愛的小讀者，我告訴你，當比歐契那天早晨醒來搔頭，他覺得——突然覺得——以前他的木耳朵是很小的，小得剛可看見。現在他用手摸着頭，觸着他的耳朵長得非常長了！這使他多驚奇。他很快去找一塊鏡子，但找不到，他跑到一盆水邊去；對水照影，只見兩隻美麗的長長的驢子耳朵。

悲傷，羞醜和絕望的比歐契，他哭喊，用頭亂撞牆壁，然而，他的耳朵，長着長着，長着，一直長到頭髮上。

在他傷心哭喊的時候，一隻睡鼠走進來，看見木偶痛哭欲絕，他關心地問道：「什麼事？我親愛的小客人。」

「我生病，睡鼠，我病得利害。所以我哭了，你懂得診病嗎？」
「懂得一點，一

「請看，我是否是熱病？」
睡鼠拿起比歐契的手，檢驗他的脈搏後說：「朋友，我真不願意告訴你這壞消息。」

「這是什麼病？」

「你生了惡劣的熱病。」

「屬於那一種？」

「驢子熱。」

「我不明白這種病！」比歐契問道。但他的心裏已知道了這種惡劣的結果。

「我解釋給你聽，這種病，只要二三點鐘後便使你變成了一隻驢子，一隻真正的驢子，像拉車帶你來的驢子一樣。」

「呵，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比歐契叫道。用力拉他的耳朵，像要毀滅撕掉它。

「親愛的，」睡鼠說，「你要怎樣辦！你只要知道這已成爲法律了——一個孩子不上學，不唸書，恨先生，只知整天放縱自己，這樣到後來都要變成小驢子的！」

「真的嗎？」木偶茫然問道。

「當然，哭是無用了，你應該早有防備。」

「但罪過不是我，這是燈心，不是我的過失啊！」

「誰是燈心？」

「一個我的朋友。我希望上學，敬愛聽從我的仙女，但是燈心對我說，『在那遊戲國裏沒有人唸書，我們可以整天整夜玩』。」

「爲什麼你相信壞朋友的話呢？」

「爲什麼？唉！因爲我是愚蠢的，無思想的木偶。唉！如果我稍爲有一點思想，我永不會離開學校和仙女，如像一個媽媽一般無所不至的愛我。現在我完全是一個沒有人性的木偶。唉！如果我不碰到燈心！」

他跑到門口，當他想跑出去的時候，想起自己驢子的耳朵，他覺得羞恥，不敢出外。你猜他這時候怎樣辦呢？他做了一頂圓椎形的高帽子，拉下他長了的耳朵藏在帽裏。這樣他才跑出門，去找燈心，跑到街上，廣場，和戲院去找，可是到處找不見；後來跑到燈心住的地方去敲門。

「誰？」燈心在裏面問道。

「是我，」比歐契答道。

「請等一等，我去開門。」

半點鐘後門開了，看見了他的朋友也戴着一頂圓椎形高帽子，罩着耳朵。看見這樣子，比歐契似稍能安慰，他想着：「他也生着可怕的驢子熱病呢！」他假裝不看見什麼，高興地說：「你好嗎？我親愛的燈心！」

「像老鼠偷油！說不出。」

「你能告訴我真話嗎？」

「我爲何要對你說？」

「原諒我，你爲什麼要戴這頂帽子？」

「因爲我的膝受傷，醫生要我戴的，但你爲什麼也戴呢？」

「因爲我的腳生了一隻雞眼，醫生要我戴帽子。」

「啊，可憐的比歐契！」

「啊，可憐的燈心！」

說了這些話後，他們默對相望了很久。後來木偶和愛地說：「請稍揭開你的帽子好嗎？」

「不！你呢？」

「不！你會看見我痛苦的耳朵。」

「我也是這樣的！」

「你！……也是這樣？耳朵受傷了嗎？」

「是，你呢？」

「是，是同樣的毛病。」

「我真駭怕。」

「你同情我嗎？燈心。」

「十分同情你。」

「讓我看看你的耳朵。」

「不，你要先給我看。」

「不，我先看你的。」

「那麼，」木偶說，「我們打個合同好吧？」

「好！」

「我們一齊脫下帽子。」

「好！」

「注意！」比歐契開始叫，「一，二，三！」

喊到了「三」字，他們同時脫下了帽子，他們笑着，笑着，笑着，直至捧腹欲倒。

燈心突然停止了笑，變了面色對他朋友說：「救救啊！救救我，比歐契！」

「什麼事情？」

「呵，愛我吧！我不能再留在這裏。」

「我也不能啊！」比歐契叫道。

說了這些話，他們兩隻手撲下來，變成了四隻腳！在地上走。臉部也改變了，身體變長，生了很多毛。最可怕的，是在他們後面生了一條尾巴。這使他們痛苦羞澀，不敢

說話，也不知要如何是好。哀哭嗚咽的聲音，也變得像一隻驢子嘯——嘯——地叫。

這時他們聽見外面有人敲門：「開門！我是你們的車夫，快些開門，不然災禍會降到你們的身上！」

第二十三章 木偶在馬戲班，表演跳舞，失敗受傷

門仍然不開，車夫猛力一踢，把門踢倒了進來了。用他慣常油膩的聲音說：「好孩子！你們驢叫的聲音很好，我認得出你們的聲音。現在我要帶你們離開這裏。」

聽了這最後的一句話，兩隻小驢子變得安靜起來，垂下頭與耳朵，和後面的尾巴。車夫摩平了他們身上的毛，然後拿了二條皮帶，給他們按上轡頭，牽他們到市場去，希望能做一次好交易。

他們很快便被賣掉，燈心被一個農人買去，他從前的驢子因工作過度病死了。比歐契被一個做馬戲的人收買去，教他做雜耍和跳舞。

小讀者，你明白那車夫幹什麼職業的嗎？這個肥胖的大塊頭。他駕駛馬車在世界各地走，把所有怕上學的頑皮孩子，放到車裏去，載滿一車後，便帶他們到遊戲園去，讓他們在那裏放縱的玩，當這些被騙的孩子玩了一定的時期，便要變成驢子，最後他把他們賣掉，用此方法過日子，他變成了一個百萬大富翁。

後來燈心的生活怎樣，我不知道。我知道比歐契是過着痛苦和討厭的日子。他被帶到一個馬廐去，新的主人拿了一些稻草放在馬槽裏，但比歐契吃得了滿嘴稻草都吐了出來，主人看見責罵了一聲，另給他一些乾草。

他週圍看了一眼，馬槽裏除了乾草外，沒有別的東西，他只得嚼了一些乾草，眨着眼睛說：「這乾草很壞，如果我不逃走，我的待遇能較好點嗎？我要吃點好東西，不吃這廢料。哦我！哦我！哦我！……」

次日早晨醒來，他看馬槽裏，也只有乾草一堆。

「我呵！」他吃了一點說，「呵！如果我能像別的孩子一樣，聽從忠告，那我多好呵。哦我！哦我！……」

「哦我！」主人重複着說，走進馬廐來；「你想什麼？驢子，我化錢買你來，專門供養你飲食嗎？喲不！我買你來要你替我賺錢的。跟我來學跳，學鞠躬，跳狐步舞，波蘭舞，用你的後腳跟着。」

可憐的比歐契！他艱苦奮鬥，學習了三個月，常受到他教師的呵責。

比歐契學會了各種雜耍和舞步後，主人大登廣告，向公眾宣布有最大奇觀的表演。

這天晚上，戲院客滿，連所有的空地都站滿了人，在一點鐘以前，大家便來等候看表演；擁擠的男女老少，熱望着看這著名驢子比歐契的跳舞。

第一幕開始了，班主穿着禮服，白襯衣，黑靴子。跑出舞臺向觀眾行了一深鞠躬，

介紹比歐契給觀衆。

比歐契獲得歡狂的讚揚，他身上有一條新的發光的皮鞞帶，有擦亮的銅扣子。在他的耳邊，插着兩朵白色的山茶花。他的鬃毛披散着鬚曲的紅緞，一條金銀色的大帶子縛在他的腰部。他的尾巴纏着各種顏色的美麗的美麗的緞帶。總之，他的樣子是極華麗的，我們從來未看見過有那一隻驢子像這個樣子的。

班主又向觀衆打了一揖，然後對他說：「在你表演之前，向尊貴的觀衆致敬。」比歐契服從跪下來，直至班主揮着皮鞭叫：「現在走！」於是驢子走了一個圓圈。

「現在滾步！」比歐契開始滾步。

「跳跑！」比歐契便跳跑。

「快！」比歐契很吃力地跑，他跑着，班主舉起手槍，打了二槍。

驢子聽見槍聲，假裝被打中，像死一般撲在地上。

他在一陣響震數里外的喝彩聲中站起來，望着觀衆。他看見一個美麗的小姐，她的頸上掛着一條大金鍊，吊着一隻圓牌，上面刻着木偶的像。

「這畫像是我！這位小姐是仙女！」比歐契自言自語說。立刻認出了她。他叫道：「啊，我的仙女！呵，我的仙女！」這些話到喉嚨裏，只變成了一陣驢叫。觀衆們都笑了，尤其那些孩子笑得最大聲。

班主看見他沒有禮貌的在觀衆面前叫，使用鞭子打他的鼻子。可憐的驢子拚命地舐

着被打的鼻子，但他仍不失望，再轉去看仙女，然她已經走了。

他以爲自己會死了，眼睛充滿淚水，喘喘痛哭，沒有一個人注意他這些痛苦，惟有班主用鞭子痛打他說：「現在向觀衆，表演跳舞。」

比歐契試跳了幾次，老是跌倒，最後努力一下，反跌成一團。爬起來跛着脚困難地在舞臺走。

「領比歐契出來！我們要買這驢子！領他出來！」一個在戲院裏的孩子，他看見了這可憐的情形，同情地叫道。但班主不理他們，這夜表演在嘈亂中結束了。

第二天早晨，獸醫來看見這可憐的驢子，宣告他終身要跛脚了。班主對養馬的孩子說：「我們要這跛脚的驢子有什麼用呢？枉費多養這一口牲畜，還是牽他到市上去賣掉好了。」

孩子領比歐契到市場，立即有買主來問價。

「四塊錢。」養馬的孩子回答道。

「我只能出二角五分。我買他來拖車，呵，不！我只要他的皮。我看他的皮倒是頗堅硬的——正好拿來做一個扁鼓用。」

比歐契聽見他祇值二角五分錢，他的感覺怎樣呢？況且他知道自己是被用來製造一隻整天被打的扁鼓！他的感覺怎樣？小讀者們，你們自己爲他設想吧。

買主很困難趕他走上海灘的岸頂上。用大石頭縛住他的頸，用繩子縛緊他的脚在一

起，拋他到海灣去。

驢子的頸上負着重物，立刻沉下去，買主拉着縛驢子的一端繩子，坐下來等待溺死驢子。

第二十四章 比歐契在鯨魚肚裏找見爸爸

驢子浸在水裏，過了一小時，買主說：「現在我乖乖的跛脚的驢子，應該在這時候死了。我要拉他上來，開始做我的鼓。」他拉起繩子拉着，拉着，拉着，但看不見驢子在水面出來。——你知道這是因為什麼呢？他看見拉起來的，不是驢子，而是一個木偶：生動的踢着，似一隻鰻魚般掙扎扭轉。

看見了這個木偶，買主鬍鬚是在做夢，驚駭地站在那裏，目瞪口呆。當他恢復平靜時，他說：「我浸入水裏去的驢子呢？」

「我就是那小驢子啊！」木偶笑着回答。

「你？」

「我。」

「唷！你這驢子，你對我開什麼玩笑？」

「開你玩笑？我鄭重的說，倒是你開了我的玩笑呢！」

「爲什麼你剛才還是驢子，但現在，浸了一點鐘水面，你變成了木偶？」

「這就是海水的效果，海永遠不宣布他的祕密。這便是一個小詭計。」

「當心點，木偶，你識相點！你不知道這是你騙了我嗎？如果我再忍受，災禍就要到你頭上！」

「好吧。你希望知道這真實的故事嗎？解開我的腳，我告訴你。」

買主好奇要知道這故事，解開了結，木偶跳起來。他得了自由，好似一隻在空中的飛鳥。他開始說：「我起初原是一個木偶，像今天的一樣。但是在我將要變成人的時候，聽了一個壞朋友的話，在一天早晨醒起來，便變成了一隻驢子，有大耳朵和一條美麗的尾巴，你想我是多麼的害羞啊！我被買給一個戲班，教我跳舞和做戲法。有一夜當我登臺表演，我跌倒扭傷了筋骨，站起來腳已跛了。那戲班覺得養一隻跛腳的驢子沒有用，才賣了給你。」

「對，我因你花了二角五分，但是誰還我的錢呢？」

「對，你買了我，殺死我，拿我的皮用來做鼓。你是這樣的殘忍對我！」

「我到那裏去找另一塊皮呢？」

「這不應對我說，不是我的責任。」

「如果你高興，請告訴我，那就是你故事的結束嗎？」

「不，」木偶回答道：「我還有很多話才能完結呢。你買了我後，拉我到這裏要殺

死我。但是，你這種慈悲的人，決意溺死我。這是出自你的善意，這是非常可敬的，我永遠記住你的恩惠。喂！喂！如果沒有親愛的仙女，而你可隨心所欲了！」

「仙女是誰？」

「她是我的媽媽，她像世界上所有的媽媽一樣。她愛我，教我做一個好學生。這次仙女看見了我遇難被溺，她派了一羣魚來，那時我真的死了，他們開始吃我。他們是多貪饞呵！有些吃我的長耳朵；有些吃我的頸和鬚毛；有些吃我腿上的皮；有些吃我背後的毛；其中有隻大魚，一口吃掉我的尾巴。魚吃完各樣的東西後，便想吃我的骨，——說得更切合些，便是想吃木頭。然而他們的牙齒咬不動，連再會也不說一聲便走開了。」

「我不相信你這愚蠢的故事。」買主說，他發怒了，「我只知道我花了二角五分，我要拿回我的錢。你知道我怎麼辦嗎？我拉你到市場上去賣給別人做引火柴。」

「好吧！」比歐契說。剛說了話便跳進水裏去，急急游離海岸。對那可憐的買主說：「再會，親愛的先生！如果你要一張鼓皮，不要忘記我。」他嘲笑着，游去。

不久他又轉身叫道：「再會，親愛的先生！如果你要一根引火柴，不要忘記我。」轉瞬之間，他游得很遠了，只看見黑色的小點在水面，像一隻海豚快樂地濺着水。比歐契游着，他看見前面不遠有一塊如白色玻璃般的石頭，上面有一隻山羊咩咩地叫着，向他做姿勢，好似叫他游近去。這是一隻綿羊，但她的毛不像普通的綿羊是白色

或黑色的，而是藍色的，像仙女美麗的藍髮一般。

這時木偶的心跳得利害，他加倍努力的游向石頭去。但是在半路遇着一隻海怪，伸出可怕的頭，張開無底深淵的大口，……牙齒，看見使你駭怕。

你猜這海怪是誰呢？他並不是誰，正是本書前面說過了的鯨魚。破壞與嗜殺是他的天性。被稱為魚與漁夫的阿提拉（阿提拉是五世紀時匈奴的酋長，黠武窮兵，蹂躪歐洲。）比歐契看見海怪，他駭怕得很，他想躲避，——改變他的路，他試想逃走；但是海怪張開大口，像一枝飛箭般追着他。

「快啊，比歐契！」山羊大聲叫道。比歐契拚命用手，胸，腿，和脚划水。

「快啊，比歐契！海怪追你了！」比歐契出盡全力拚死力游。

「當心！當心！他捉住你了！快啊！快啊！快啊！若你一遲……」比歐契游得比以前更快。他們像鎗彈般比賽速度。正靠近石頭，山羊用兩隻前脚拉比歐契上陸。但……

這太遲了！海怪是那樣的快，吸了大量的水，把比歐契像雞蛋般吞下去。木偶被吞下海怪的肚裏，衝暈點多鐘。

當他恢復了知覺，他不知道他置身在什麼地方。週圍漆黑，他把頭放在一隻瓶口上。但他聽不見什麼，過了一會，覺得一陣大風吹着他面，起初他不知道這風從那裏來，後來他想這陣風是從海怪的肺部吹來的。小讀者，你要知道，這鯨魚是患着很重的氣喘病，他呼吸的聲音，像刮着呼呼的北風。

最初比歐契試鼓起勇氣，但當他試了幾次去找出路，終仍是被包圍在海怪的肚子裏。他開始尖銳地哭叫：「救救我！救救我！愛我呵！在這裏有誰來救我嗎？」

「誰希望要援救？」這發問的聲音，如在黑暗中音調不諧的六絃琴聲。

「是誰說這樣的聲音？」比歐契問道，他覺得自己駭怕打顫。

「是我，我是可憐的金鎗魚，在同你一個時間被吞進來的，你是屬那一種魚啊？」

「我與魚無關，我是一個木偶。」

「那麼，如果你不是魚，怎麼你也被海怪吞進來呢？」

「這都是因為我的罪過，若你不在這裏，我真想逃走。現在我們在這黑暗的地方，

做些什麼好呢？」

「我們只好服從天命，待着消化。」

「但我不希望被消化。」比歐契說，他哭起來了。

「我也不，」金鎗魚接着說，「我寧死在水底下，不願浸死在這醋和油之中。」

「廢話！」比歐契叫道。

「這是我的意見，」金鎗魚回答道，「這意見是別的魚所尊敬的。」

「至於我，」比歐契說，「我希望離開這裏，我要逃走。」

「如果你能夠的話，儘管逃吧！」

「鯨魚是很大嗎？」木偶問道。

「怎麼，他的身體除了尾巴，也有一里多路長！」

在這時候，比歐契看見了一綫微光。

「這光怎能發出的？」

「大概是那些背時的被消化之故。」

「好，我去看看，這大概是一些老魚，他們有經驗可告知我怎樣逃走。」

「我希望你交好運，祝你順利。」

「我們什麼時候再會呢？」

「天知道？不要想這些吧！」

第三十五章 木偶奮勇救父脫離苦海

比歐契立即和他的朋友金鎗魚道別，在黑暗中摸索，走在鯨魚的肚裏。這一綫微光離他很遠。

他一面走，覺得他的脚陷在水潭裏，滑跌了一跤。水裏有煎魚的辣氣。他想起大齋節禁食的日子。

他爬起來再走，微光比較清晰，直走過一處孔道。他看見什麼呢？我讓你猜一百遍，——他看見了一個裝置精美的小桌子，上面用一隻青色的瓶子點着一枝燭；在桌子的

後面坐有一個鬚髮雪白的老人，他正在吃一些生魚充饑。

比歐契看見了這老人，不勝狂喜，他想笑也想哭，不知怎樣才好。最後他喃喃地想說，話梗在喉裏。快樂地叫了一聲，他跑向老人，用手圍着他的頸叫道：「啊，我親愛的父親！我終於找到你了！現在我永遠不離開你，永遠！永遠！永遠！」

「我的眼睛看錯嗎？」老人擦着眼睛問道，「我真的看見了我親愛的比歐契嗎？」

「是，是；是我。真的，比歐契！你寬恕了我，是嗎？啊，爸爸！你好啊！我怎麼辦呢？——啊！但你如果知道我遭遇了那麼多的事——多少煩惱患難啊！自那天你賣了大衣去買初級讀本，我逃學了，遇見一些木偶，那個經理要丟我進火裏去燒飯。他給我五個金子，但我走回家時遇見一隻狐狸一隻貓，他們帶我到紅蝦飯店，後來我在晚上離開了飯店，路上遇着兩個強盜，他們把我捉住，吊我在大橡樹上，那時一個美麗藍髮的仙女救了我，但我說了謊，鼻子變得很長。過後我又遇見了狐狸和貓，他們偷去了我的金子，並且我曾經被關在監裏。我恢復了自由在路上走，餓了去摘葡萄，被一個農夫捉做守夜狗，我捉得了幾個強盜。農夫放了我，在路上又遇見巨蟒，我回到仙女屋子時，她走了。……啊，我真不幸呀！一隻大鵬鳥帶我到海濱找你，我看見了你……」

「我也看見了你，」傑別特說，「我想划船回去，但是我怎能呢？——海浪把我的小船擊碎，鯨魚吞吃了我。」

「你在這裏多久了？」比歐契問道。

「二年，比歐契，這如度過二世紀呢！」

「你怎樣活着？你怎能找到蠟燭和火柴點亮它？」

「我告訴你，這都是幸運，鯨魚吞吃我似吞了大批糧食，我那時還攀住船，……」

「什麼？他統統連船吞下了！」比歐契驚奇着問道。

「完全吞沒，但他不歡喜那隻破船，像吐牙纖似的吐了出去。但我還留下有肉，咖啡，糖，蠟燭，和火柴等等，這可養活我。今天，是點最後的一枝蠟燭了。……」

「以後怎麼辦呢？」

「什麼？親愛的孩子，我們要立即同時離開這黑暗的地方！」

「那麼，爸爸」比歐契說，「不要再遲疑，我們快些逃走！」

「怎樣逃？」

「我們從鯨魚的嘴逃到海裏去。」

「但是我不會游水啊！」

「不要緊，你騎在我的背上，我帶你到海岸去。」

「你夢想啦，我的孩子。」傑別特搖着頭說。

「試試看，無論如何，我們以同死自慰。」

他們不再說別的話，比歐契拿着蠟燭，向鯨魚的口走去。「來，不要怕爸爸，」比歐契說。

他們如此走了一會，走遍了鯨魚的胃。他們停在胃口邊等待逃走。

現在，我的小讀者，你要知道這時鯨魚因為老喘氣症發作利害，心跳極急，不得不張開了口睡覺，比歐契從鯨魚的喉嚨望出去，看見外面的天星和月亮的光輝。

「現在正是逃走的時候了。」比歐契細聲地說，「鯨魚睡了，外面的大海很平靜。來，爸爸，跟着我快跑到外面去。」

他們立刻爬上海怪的喉嚨，到了海怪的大口，走到舌尖。突然海怪打了一個噴嚏，把蠟燭吹熄，傑別特和比歐契，猛烈地被衝退到鯨魚的胃裏。

「我們這次真的要死了！」傑別特說。

「拉住我的手，剛才因為我們不小心的緣故。」

「你再拉我到那裏去呢？」

「來，不要怕！」

比歐契牽住他爸爸的手，再走上海怪的喉嚨，走到舌尖，穿過了三排牙齒。這時他們已知道自己到了外面。

「騎上我的背，比歐契說，「騎緊點！」

傑別特用手圍住比歐契的頸。勇敢の木偶開始游去。海水如鏡一般寧靜，明月燦爛，星斗閃爍。鯨魚還打着鼾聲，酣睡，甚至用鎗彈也打不醒他。

第二十六章 歷盡艱險，苦盡甘來，新生活正在開始

比歐契很快的游向海濱。他看見他的爸爸在他的背上，像患大病一般震顫。他是因爲駭怕，抑是因爲發冷而發抖嗎？也許兩者兼有吧？但有誰知道呢？比歐契以爲他是因爲駭怕而發抖的。他用安慰的聲音說：「勇敢些，爸爸，不久我們便可以安全上岸了。」

「但是，海灘在那裏呢？」老人問道。竭力望着四週，眺視前面，似裁縫匠穿針孔一般注目。「我們游了整整一夜，現在還是只見天空和海水！」

「可是我已經看見海灘了，」木偶說，「憑着你的技巧製造了我：在夜裏我的眼睛像貓眼一般，能看見東西的。」

可憐的比歐契假裝着高興。但是他實在也已經失望了。他的力量已經用完，呼吸困難；事實上他已不能再游，海灘也沒有看見。

他一直游至沒有氣力了，翻轉背脊對傑別特沒氣般地說：「救救我，爸爸，不然我要死了！」

這父親和兒子將近被溺死，這時他們聽見一陣聲音，像一縷不調和的六絃琴音，「誰要被溺死？」

「我的爸爸和我！」

「我好像認得這聲音，你是比歐契嗎？」

「正是，你是誰？」

「我是金鎗魚，是你在鯨魚胃裏的朋友。」

「你怎樣逃出來呢？」

「我學你的樣子；你帶了我路，我跟你後面看見你走，我也逃出來。」

「啊，我的朋友，你來到了！我祈求你，以愛以祝福祈求你，快救救我們，我們有生命的危險！」

「我願盡力！騎上我的背，我們很快便可到海灘了。」

傑別特和比歐契立即照樣做，跨上金鎗魚的背上。

「我們太重嗎？」比歐契問道。

「重？怎麼你們像一隻影子，我只覺得如同有二個小貝殼在我背上而已。」

他們到了海灘，比歐契首先跳下來，再去扶他的爸爸，然後轉向金鎗魚，用充滿情感的聲音說，「朋友，感謝你救了我的爸爸和我。我不知怎樣來多謝你！准許我吻你，以誌我們永久的友誼！」

金鎗魚伸嘴吧出水面，比歐契跑下沙灘，給金鎗魚親熱情深的一吻。那溫柔可憐的金鎗魚，她不習慣接吻，感動得像一個孩子般哭起來，馬上沉入水裏去掩藏她的眼淚。

這時，太陽升起，比歐契伸出手臂給他的爸爸，疲弱地說：「扶靠住我，親愛的爸爸，我們走吧，我們可以安穩地像螞蟻一般慢慢的走。當我們疲倦時便停下來休息。」

「我們到那裏去呢？」傑別特問道。

「到人家屋子去，在那邊，我們或許討得一點吃的，或睡的稻草。」

他們走不到一百步，遇見兩面目醜惡的人，向他們討錢。他們的面孔像一隻狐狸和

貓，幾乎全無人形。那貓立刻假裝瞎了眼睛。狐狸的頭髮披散，尾巴已經失掉。

「啊，比歐契，」狐狸叫道，「給我們這兩個老人一些施捨吧！」

「我們兩個老人。」貓重複着說。

「再會，偽裝者！」比歐契回答道：「你已經欺騙了我，現在你要償還這孽債了

。」

「相信我們，比歐契，今天我們真要餓死了。」

「真正的。」貓重複着說。

「如果你餓，你就餓餓吧！記住那格言，『偷騙錢財，永不結實。』再會，騙子

！」

「讓我們同你們走嗎？」

「讓我們。」貓又說。

「再會，記住那格言，『偷劫五穀，永不得飽。』」

「不要丟棄我們！」

「不要，不要！」貓隨着說。

「再會，記住那格言，『偷騙衣服，死而無衣。』」傑別特和比歐契走着，看見了一家農家的茅屋。

「那屋子一定有人住，比歐契說道，『讓我們去敲門。』他們到了屋子門口，裏面有聲音叫道：『誰呀？』」

「我們是可憐的父子兩人，沒吃也沒住。」木偶回答道。

「扭轉鎖鑰，門便可打開。」同樣的聲音說。

比歐契扭轉了鎖鑰，門果然打開了。他們立即走進去。看見裏面四週沒有一個人。

「這屋子的主人到那裏去了？」比歐契驚訝地問道。

「我在這裏，上面。」

爸爸和孩子很快擡起頭看，見饒舌的蟋蟀在屋椽上。

「喲，我親愛的蟋蟀！」比歐契十分恭敬地說。

「現在你叫我做親愛的蟋蟀了，你忘記了嗎？那時候你曾用鎚子打我？」

「是，你是對的，蟋蟀，現在你照樣打死我吧，但是請寬恕我可憐的爸爸。」

「我也同樣憐憫你，但我希望提醒你的無禮。」

「是，蟋蟀，你是對的，我將永遠感謝你。可是請告訴我，你怎樣造了這幢堂皇的

大房子？」

「這間小屋子，是昨天一隻美麗藍毛的山羊給我的。」

「那山羊在那裏？」比歐契活潑好奇地問道。

「我不知道。」

「她什麼時候能回來？」

「永不回來了。昨天她整天叫着，我像聽見說：『可憐比歐契！我永遠不能再看見他了，鯨魚已經吞吃了他。』」

「她真是這樣說嗎？那麼她一定是美麗的仙女。」比歐契說了，便哭起來。

他哭了很久，揩乾眼淚。用稻草給他爸爸鋪一張舒適的床。對饒舌的蟋蟀說：「告訴我，到那裏能找到一杯牛奶給我爸爸。」

「從這裏去不遠有一農家，他們養有奶牛，到他那裏去，你可懇求他們要一杯牛奶。」

比歐契跑到了農人那裏，對那農夫說：

「請問你；願給我一點牛奶嗎？」

「你要多少？」

「我只要一杯。」

「每杯一分錢，錢呢？」

「我沒有。」比歐契沮喪地說。

「你沒有錢，那我也沒有牛奶。」

「我是很可憐的。」比歐契說。

「等一下，」農人說：「我想我們來一下交換條件。你能去井邊吸水嗎？」

「我試試看。」

「好，你給我提一百桶水，我給你一杯牛奶。」

「很好！」

比歐契滿身大汗才提完了一百桶水，他感到有生以來所未有的疲倦。

「我有一隻驢子替我挑水的，可是它今天病了，可憐的東西！」

「我可以去看看它嗎？」比歐契問道。

「當然可以。」

比歐契立刻去看那驢子，他認識它。「我想我該知道這驢子。」他這樣想着。便用

驢子語言問道：「你是誰？」這一問，那驢子睜開了眼睛，用同樣的驢子語言回答道：

「我是燈心。」說了便閉上眼睛。

「啊，我可憐的燈心！」比歐契低聲地叫道。他拿了些乾草給它。

「爲什麼你這樣同情這驢子呢？它的價值只抵一分錢。」農人問道。

「我告訴你，他是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

「是的，是我一個同學。」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農人放聲大笑，「你有驢子作同學？」這話使比歐契感到非常沮喪慚愧。他拿起牛奶，便匆匆跑回爸爸家裏。」

五個月過去了，比歐契每天很早便起來，清早時去替農夫提水，但只得一點牛奶作報酬，他對這表示不滿。後來他編草席度日，並且做了一輛雙輪車，載他的爸爸到外面，呼吸一些新鮮空氣。

晚上他練習讀書和寫字，他的勤懇使他爸爸非常高興。有一天早晨，他對僕別特說：「我要進城去買一件外套，一頂帽子，和一對皮鞋，回家時，我打扮成一個十足的紳士。」

因為他覺得很快樂，便離開了家跑向城上去。突然他聽見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回轉頭來看，見一隻美麗的蝸牛在路邊。

「你還認得我嗎？」蝸牛問道。

「我好像……我好像……」

「你記得我曾和美麗藍髮仙女住在一起嗎？」

「我統統記得了，」比歐契叫道，「快點告訴我，現在美麗的仙女在那裏？」

蝸牛像平常一般說得很遲緩地回答道：「她現在臥病在醫院裏。」

「是，她被災難所害，病得很重，每天只能吃一口麪包。」

「真的嗎？喲，這是給我一個什麼的打擊！喲，我可憐的仙女！」

「你買什麼新衣服？」

「不要說新衣服了。連我這襤褸的衣服，我也願賣掉去幫助她。走，蝸牛。二天後回來，我另帶多些給她。」

蝸牛興奮起來，像一隻鳥兒般跟在他後面走。

當比歐契回到家裏，他爸爸問他說：「你的新衣在那裏？」

「我聽蝸牛說，仁慈的仙女生病在醫院，她可憐得連麪包也沒有，所以我已送四角錢給她。」

晚上，比歐契工作直至午夜才去睡覺。在夢中看見仁慈的仙女，美麗煥發，快樂地笑，吻着他說：「可愛的比歐契！因為你的好心，我寬恕你所有的過失。孩子們孝順地幫助父母，他們能永遠康樂無憂！」比歐契夢到此，驚醒起來，睜大眼睛。

小讀者，比歐契感到非常驚奇，他發現自己已經不是木偶，而變成一個真正的孩子了！四週顧盼，看見昨天夜裏稻草的床鋪，已變成有美麗裝置的房間。他跳下床，看見他有了新衣，新帽子，和一雙新鞋。

他穿好衣服，兩手插在褲袋裏，他驚奇地拉出一本螺鈿袖珍本，書上寫着：「藍髮仙女償還四角錢給親愛的比歐契，並此表示衷心的謝意。」翻開袖珍本，他發見四十個

便士，和四十個金幣。

他去拿了鏡子照，看見自己不是一個木偶的影子，已經是一個潔白的靈慧的孩子了。有棧色的頭髮大而明亮的眼睛。比歐契驚喜交集，快樂接連而來，使他不知這是夢境抑是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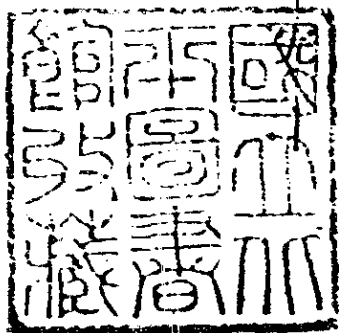
「我的爸爸呢？」他突然叫道。跑到別一個房間，看見傑別特像初習彫藝時一般年青。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親愛的爸爸。」比歐契問道。

「這就是說，你應該嘗試去創造一個美滿的家庭。」

「我願意去嘗試創造，」比歐契說，「但爲什麼，你看來是變得這麼健康和年青呢？」

「因爲你已經變成一個好孩子，這使我快樂得恢復年青了！自今天起，我們開始過着新的生活。」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初版

木偶歷險記

定價國幣三元一角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原著者 柯洛蒂 著

翻譯者 石碯

發行人 陶百川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大東書局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57
417234

